欽定石渠寶笈續編

寧壽宮藏 七

皇上御筆書畫 七

御筆題黃樓疊蘇軾韻五首 一卷

本幅粉牋本。二幅。縱一尺二寸。第一幅。橫三尺八寸五分。第二幅。橫五尺五分。行書。

黃樓登不可無詩。更讀蘇詩引興發。上惟青天張幕圓。下有洪川流笏滑。脫胎髙坐兩賢人。便

欲拾級孅塵韈遐想九日勝賓筵痛飲豪歌鸚鵡吧亦未因樂忘憂民隄築王尊督畚鍤我来黄水雖刷沙災後饑民景憐殺北瞻豐沛開霸圖南望雲龍羅梵刹城頭曽不淖泥侵河中亦有鳴榔軋即景都弗減愁懷觧嘲險韻聊吟壓泗水無從覓津濟楚山依舊圍齹齾嗟我羣黎乏衣食那有千村畜鷄鴨違議紆程切痌瘝詎同攬結尋茗雲

丁丑初夏題黄樓用蘇東坡

韻。每遊黃樓必有說。風流玉局[illegible]
罷乃不能把筆先愁韻險滑。野[illegible]
九日緬懷洗犨巇。望欲幸過守孫城痛定歡容
綠酒呷。賢守勤民應若此。河復為雲欣舉鍤丁
丑事蹟畧或同。休我生之戚我殺較於刺史有
甚焉。其奈行災㷁羅刹。千方救濟不遺力。旋轉
終刺鴻鈞軋。令來閭閻頗改觀。敢并責蒸酒槽
壓。載登城閣得怡情。黃水迴環碧山獻。千村書

覩起耕桑百里相聞有鵞鴨一杯遥酹老東坡何必高情寄清雲

壬午初夏題黄樓再用蘇東坡韻疊險寧非騰口説每過蘇詩興軒發黄樓三登可默去却慮格畢緣手滑遐想當年事修築豈有閒情辦布襪隔時水退遇重陽把琖對花恣豪呷憶我丁丑始莅此急葺石隄舉籠鍤是時災餘百室空鵠面鳩形可憐殺壬午重來則改觀雲龍酬惠起神刹田有農夫荷鋤耕

屋有織婦鳴機軋。即茲元氣實大復。倉庾陳陳、相因壓。爲民愁亦爲民慶。城樓埤堄俯巘巘、綈几清閒命墨娥。錦屏馥郁噴金鳴。旋教清蹕轉行宮。老幼歡隨走靸雲。　乙酉暮春題黃樓。三用蘇東坡韻。　彭城景象每至益勝前。並於詩致意焉。合書成卷。以誌觀民隱念。御筆。分鈐寶得象外意。乾隆宸翰。乾隆筆。花春雨。乾隆御筆。

以上第一幅　前年河決不忍說。衝隄洪水滔天發。下

注賈魯傍四瀆直達蒙亳洪流滑屢築屢頹嗟無訖諸臣泥立濕衣襪滙入五湖畧微澄委輸洪澤欲呀呷為思長此竟安窮引河加寬聚钁鍤是或釜底抽薪策瘅瘃夫工最憐煞徐州舊河成細渠空有香燈走神剎黃樓大異東坡時下俯來往櫓聲軋即令河雖復故道猶厪災所饑餓壓徐城僥倖未被淪豈對此忘彼疵齾賑窮逭賊縱亟邮那便餘力畜鵝鴨四番險韻勉

四疊興異老蘇詎泛雲　庚子孟夏寄題黃樓

四疊蘇東坡韻

庚子寄題當吟說未至徐州舟竟發其年因未值閏月迴途期迫槳盪滑徒遣重臣馳勘踏王事豈惜勞鞾韈周家莊至韓家山一律石工製唷吧南北兩岸爲次第乘河未復興鍪鍤壬寅大工已告成萬户安眠免驚殺今年通閏有餘暇紆蹕重来叩龍刹況幸癸卯復故道商賈往

来鳴榔軋河南咫尺即徐城城上飛樓埤堄壓
下臨無地水流瀉平䠷有屏山層巘玉局險韻
凡五疊拙速篆烟消睡鴨詩成依例仍勒壁頗
喜文光騰煜雲　甲辰春閏登黃樓五疊蘇東
坡韻
　前三疊蘇東坡韻仰已合書為卷茲復
書庚子甲辰二作庚子未至彭城是以寄題此
詩凡經五疊非以因難見巧蓋痌瘝之念屢至
益切耳御筆分鈐寶乾隆幾暇臨池筆端造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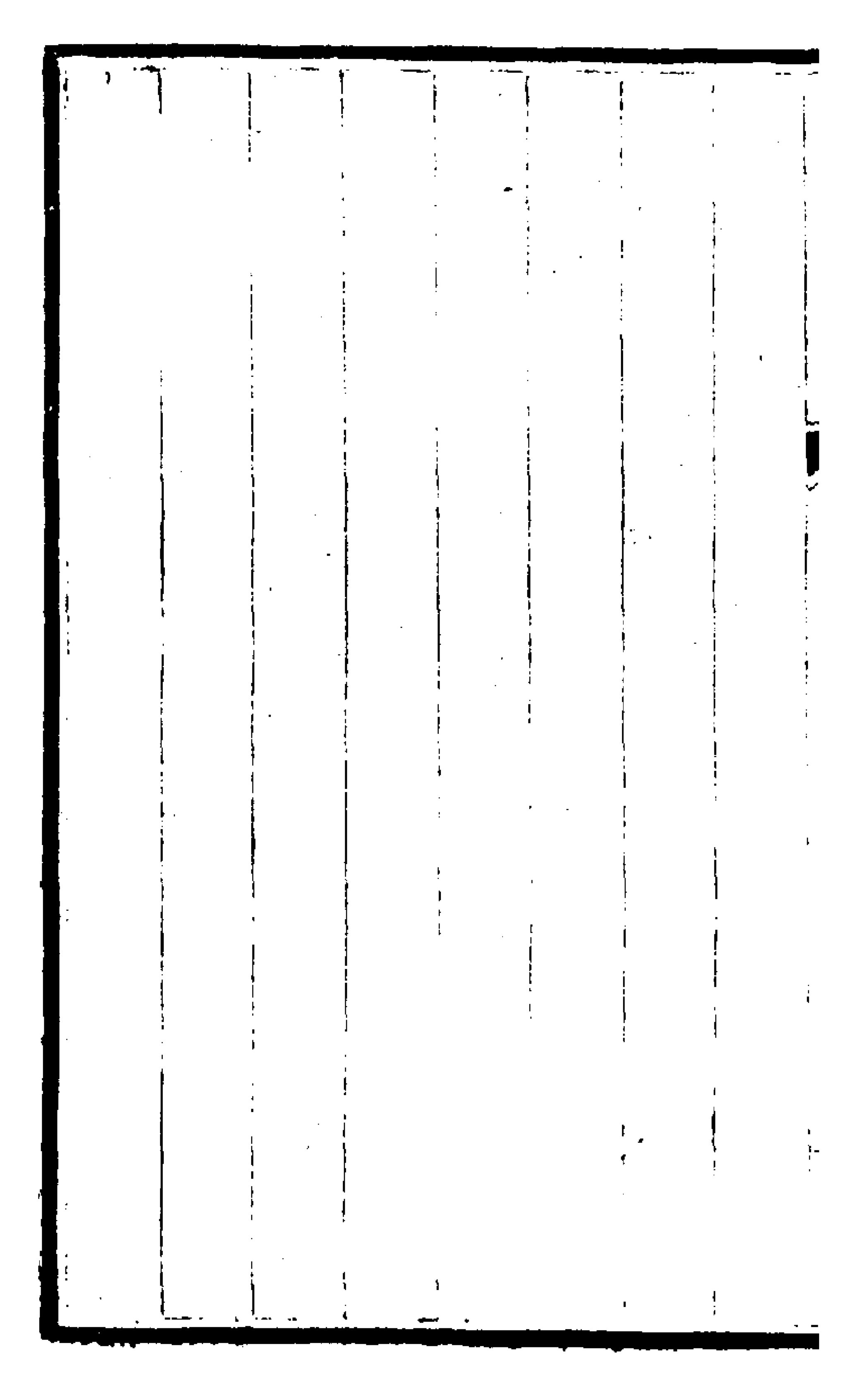
古稀天子之寶。猶日孜孜。以上第二幅

引首

御筆。導溯詞源。鈐寶一。乾隆御筆。

鑒藏寶璽。五福五代堂古稀天子寶。八徵耄念之寶。寓意於物。垂露。即事多所欣。落紙雲烟。古稀天子之寶。妙意寫清快。清吟寄遐思。含味經籍。

石渠寶笈所藏。



御筆命廷臣更議

歷代帝王廟祀典諭　一卷

本幅蠟牋本。縱一尺六分。橫五尺六寸五分。

行書。

歷代帝王廟祀典諭　朕因覽四庫全書內大清

命廷臣更議

通禮一書。所列廟祀歷代帝王位號。乃依舊會

典所定。有所弗愜於心。敬憶

皇祖實錄有勅議增祀之諭令查取禮部原議紅本則係康熙六十一年十一月內具題爾時諸臣不能仰體

聖懷詳細討論未免因陋就簡我

皇祖諭言以凡帝王曾在位者除無道被弒亡國之主此外盡應入廟即一二年者亦應崇祀煌煌

聖訓至大至公上自羲軒下至勝國其間聖作明述之君守文繼體之主無不馨香妥侑不特書生

臆論無能仰喻
高深即歷代以來升歆議禮未有正大光明若此者
也乃會議疏內聲明偏安亡弑不入祀典而仍
入遼金二朝不入東西晉元魏前後五代未免
意有偏向視若仰承
聖意而實顯與
聖諭相背朕意若謂南北朝偏安不入正統則遼金
得國亦未奄有中原何以一登一黜適足啓後

人之訾議即因東西晉前後五代有因簒得國擯而不列如操丕不得為正統之例殊不知三國時正統在昭烈故雖以陳壽三國志之尊魏抑蜀而卒不能奪萬世之公評至司馬氏簒竊以還南朝神器數易如宋武帝崛起丹徒手移晉祚自不能掩其簒奪之罪其他雖祖宗得國不正而子孫能繼緒承休即為守文中主亦不可概從缺畧況自漢昭烈以至唐高祖統一區

夏時之相去三百餘年。其間英毅之辟。節儉之主。史不絕書。又安可置而不論。至於後五代如朱温以及郭威或起自寇竊。或身為叛臣。五十餘年。更易數姓。中華統緒。不絕如綫。然周世宗承藉郭氏餘業。憑有疆域。尚不失為令主。此而概不列入。則東西晉前後五代。數百年間創守各主。祀典缺如。何以協千秋公論。他若元魏雄據河北。地廣勢強。太武道武。勤思政理。講學興

農亦可為偏安英主並當量入祀典以示表彰
朕前命館臣録存楊維楨正統辨諭內詳晰宣
諭以維楨所辨正統在宋不在遼金之說為是
所以存春秋綱目之義見人心天命之攸歸且
檢閱孫承澤春明夢餘錄所載明代崇祀古帝
王位號原未列遼金二朝今
帝王廟崇祀遼金而不入東西晉前後五代似此
互相入主出奴伊於何底是皆議禮諸臣有懷

偏見明使後世臆說之徒謂本朝於
歷代帝王未免區分南北意存軒輊甚失
皇祖降諭之本意也至明之亡國由於神熹二宗紀
綱廢弛而法度弛愍帝嗣統時國事已不可為雖
十七年身歷勤苦不能補救傾危卒且身殉社
稷未可與荒淫失國者一例而論是以
皇祖睿裁將神熹二宗撤出而愍帝則
特令廟祀

褒貶予奪豪釐不爽實千古大公定論乃諸臣於定議時轉復將漢之桓靈增入豈未思炎漢之亡亡於桓靈而不亡於獻帝乎從前定議未將東漢全局詳審論斷轉使昏闇之君濫叨廟食所議未為允協夫自古帝王統緒相傳易代以後饗祀廟廷原以報功崇德至於嚴篡竊之防戒守成之主或予或奪要必衷於至當而無所容心於其間方協彰癉之義所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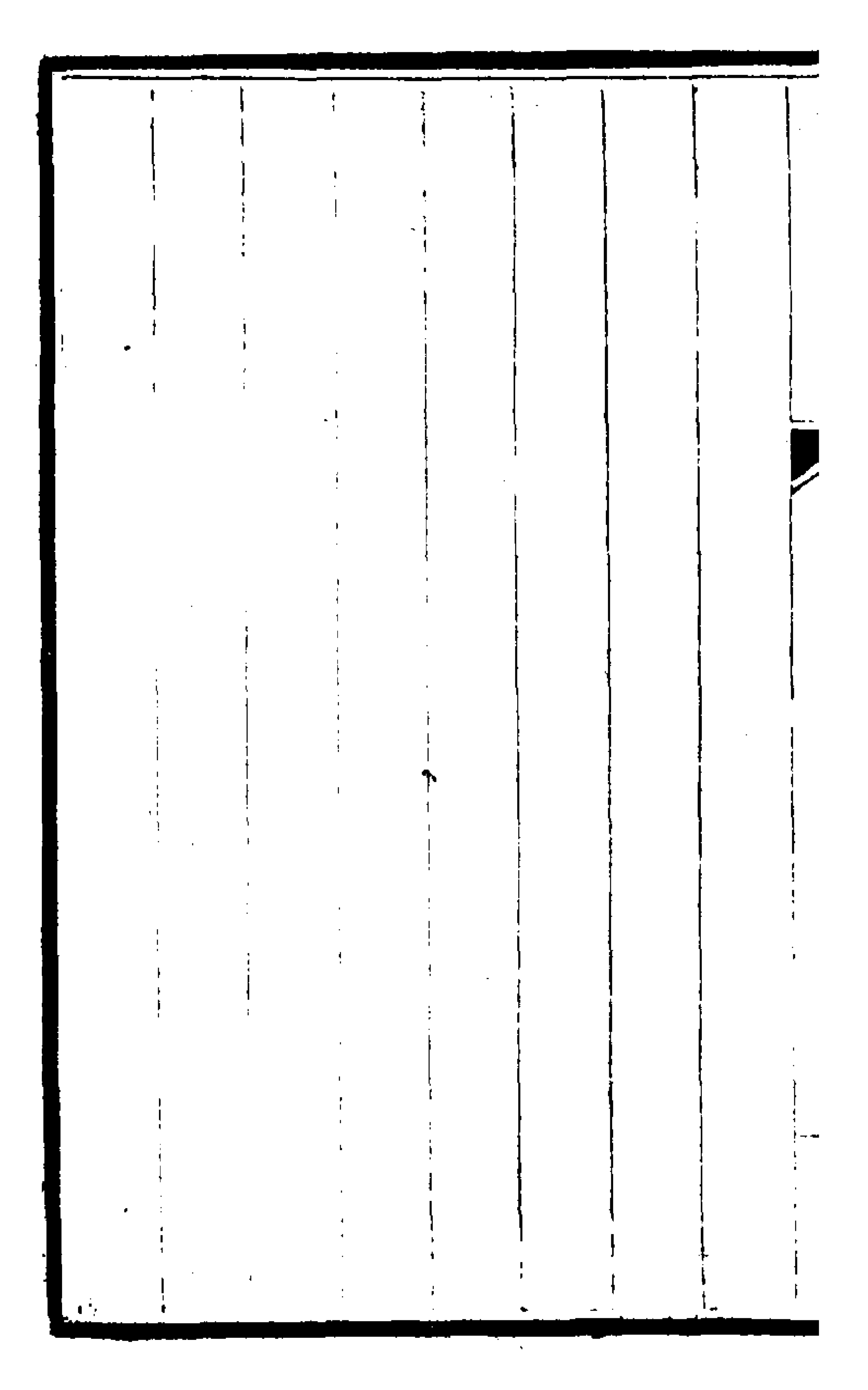
歷代帝王廟祀典。着大學士九卿吏行悉心詳議具奏。並著於定議後。交四庫館恭錄

皇祖諭旨。並朕此旨。於通禮廟享卷首。以昭殷鑒歷朝。垂示萬年之至意 乾隆甲辰孟秋上澣御筆。鈐寶三。游六藝圃。古稀天子之寶。猶日孜孜

引首

御筆 論衷咸秩。 鈐寶一。古稀天子之寶。

鑒藏寶璽研露。用筆在心。石渠寶笈所藏。



御筆五福五代堂記　一卷

本幅粉牋本。縱一尺六分。橫二尺七寸四分。

行書。

五福五代堂記。

五福堂者。

皇祖御筆賜

皇考之匾額也。我

皇考敬謹摹泐

奎章。於雍和宮圓明園胥用此顏堂。以垂永世、丙申年、予葺寧壽宮內之景福宮。以待歸政後宴息娛老。景福者。

皇祖所定名、以侍養

孝惠皇太后之所也。予曾為五福頌以書屏而未以五福名堂者。蓋引而未發。抑亦有待也、茲蒙

天眖、予得元孫。五代同堂。為今古希有之吉瑞、古之獲此瑞者。或名其堂以鄉其事。則予之所以名

堂。正宜用此五福之名。且即景福宮之地。不必別有構作。而重熙累慶。仍即

皇祖

皇考。垂裕後昆。貽萬世無疆之庥也。若夫獲福必歸於好德。而好德尤在好其善。以斂錫厥庶民。五章之中。三致意焉。茲不複贅。予子孫曾元讀是記。及堂中五福頌者。應敬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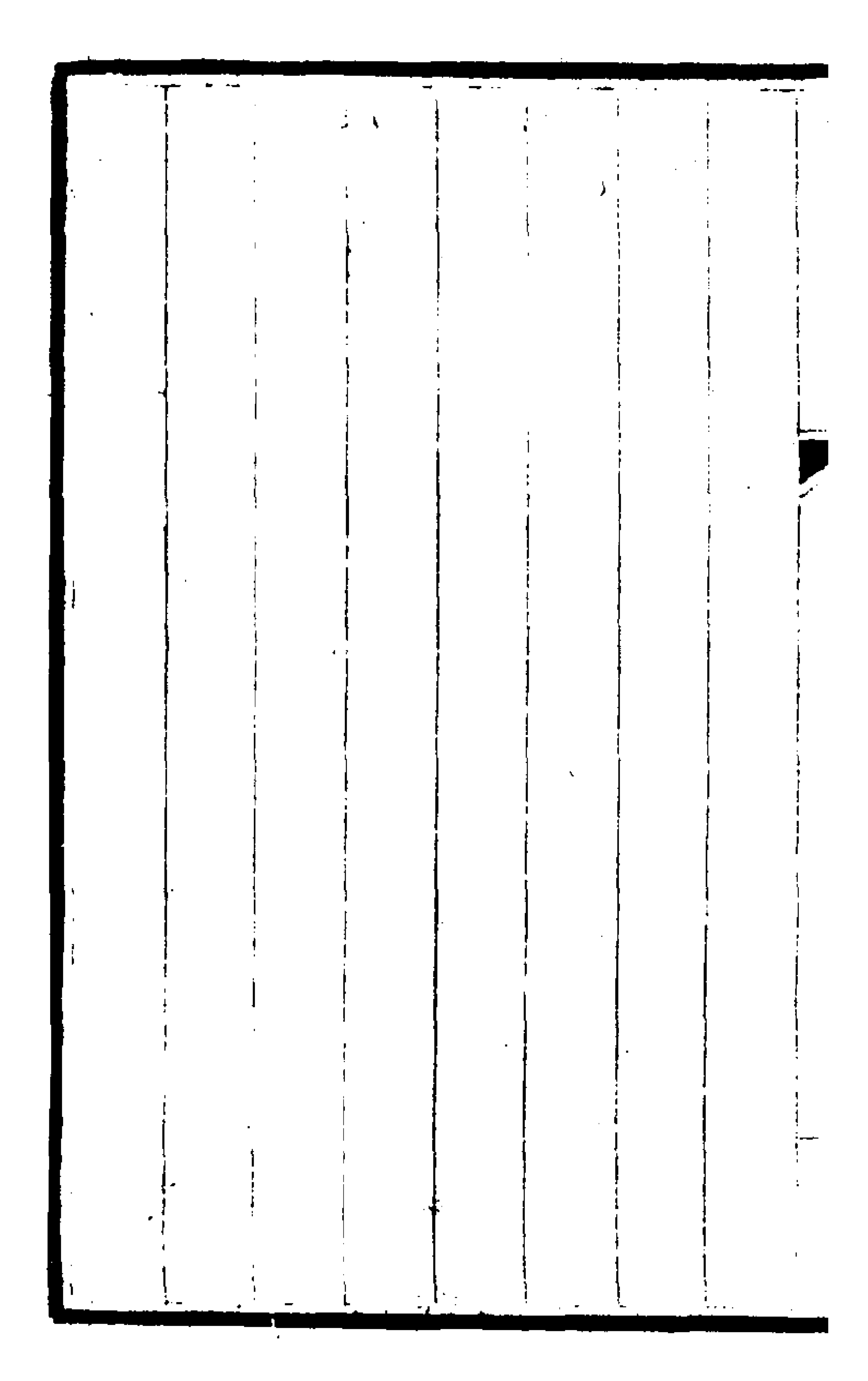
皇祖

皇考之所以承
天之福必在於敬
天愛民勤政親賢毋忘舊章予之所以心
皇祖
皇考之心朝乾夕惕不敢暇逸以幸獲五代同堂之
慶於萬斯年恒保此福奕葉雲仍可不勉乎可
不慎乎　甲辰仲秋月下澣御筆鈐寶三古稀
天子之寶猶日孜孜靜中觀造化

引首

御筆　景福重申　鈐寶一古希天子

鑒藏寶璽五福五代堂古稀天子寶八徵耄念之寶水月兩澂明叢雲几席有餘香用筆在心石渠寶笈所藏



(本幅)蠟牋本。縱一尺六分。橫八尺二寸八分。

行書。

遲速論。

今春為南巡記。亦既詳論宜遲宜速之機。大抵於兵事宜速。河務宜遲。而要於敬天明理。非漫論也。蓋屢省而有得於己之言也。歸而有甘肅逆回田五之事。彼時以為盜弄潢池。不過藉邪教以惑人心。如五斗米一炷香之類。地

方官自能平之頗不介於懷既而思之不介於懷或即違敬明之義得毋有所失乎已而剛塔有小勝之報李侍堯有坐守之乖以致賊徒翻山而遁餘黨蔓延猖獗肆擄民居攻縣城自今年四月南巡迴蹕旦即有甘省逆回田五等復偕新教名色糾眾滋擾提督剛塔帶兵往捕田五鎗傷後自刎賊目田介洪吳二韓二等均已就殲乃剛塔武夫無知李侍堯不早赴軍營調度首勦致餘黨李鬍子馬鬍子等於馬家堡馬營街而次剿山逃竄因復糾黨張文慶馬四娃楊填四馬文熹等四出攻犯隆德縣靜寧州通渭縣伏羌縣城於該處之底店鹿鹿山石峯堡等處

肆行搶掠賊勢遂致蔓延西安巡撫畢沅遂有徵兵防守之議蓋恐秦隴煽動不可收拾朕閱所奏即硃批以為若汝所議雖十萬兵不敷用又將何以滅賊乎西安巡撫畢沅因見回匪猖獗恐秦隴煽動請於各處要隘分兵堵塞使其無路奔竄等語畢沅書生之見未嫻軍旅朕謂用兵在阨其要而折其鋒苟不殲厥渠魁東西抵禦何益因即批諭如汝所籌十萬兵亦不敷用又何以滅賊擣穴耶然知李侍堯剛塔畢沅及本省綠旗兵不能了此事即降旨用福康安為陝甘總督同海蘭察領乾清門巴圖

魯侍衛章京等二十八人。馳驛先往。並調阿拉山蒙古兵一千。四川降番兵二千。寧夏滿洲兵一千。撒拉爾老教回兵一千。及甘涼兵二千。延綏兵一千。共兵不滿一萬人。命大學士阿桂領健銳火器營兵二千。以為後勁。福康安一臨底店。即與海蘭察等。率先至之寧夏阿拉山兵二千。立挫賊鋒。逼之入石峯堡。福康安至隆德軍營。即與海蘭察率先至之寧夏阿拉山兵。進剿底店。奮勇殺賊數百名。生擒三十餘名。賊勢膽落。後路肅清。餘賊

追逼入石峯堡於時諸路大兵雲集直搗石峯堡賊巢而阿桂所率之八旗勁旅亦至因四面設卡層密環圍掘壕溝斷絕水道不十日間賊匪殲戮淨盡將賊首張文慶馬四娃楊填四並全數生擒與先獲之馬文燕等一同解赴熱河廷鞫分別斬磔以申國法而快人心

於是諸路兵陸續畢集而阿桂所領之京兵亦到周圍築栅困之斷其水路不十日而盡殲餘孽生獲渠魁此又南巡記所謂宜速而莫遲未致昧事機而無成也夫兵凶戰危且予老矣豈更樂於用兵而有窮黷之為然事機之來應之不

速設果致賊氛蔓延全秦煽動如畢沅之所慮者豈不貽笑無窮而予肯辭以老坐視弗理乎予更思之勝國之兵即今之綠旗兵也而其訓練或尚不如今之綠旗其董事之臣似今之李侍堯剛塔畢沅者或亦少矣文臣掣肘於中武臣作偽于外其君付之不問弗如是則我皇清何以得有明之天下乎雖然是宜鑒宜懼而不可恃

天之寵以自矜且即小可以喻大蕞爾逆回設非應
之速而勦以滋其害有不可勝言者始之一念
之忽予深自以為過繼之一念之敬仍蒙
天佑而速蕆功則是遲速之論可以默置而弗以明
示子孫乎可弗以前明為戒而怠於敬
天惜於明理而弗慎於用兵乎用兵固貴速而不敬
不明未有弗致僨事者是予所以惓惓也 乾
隆甲辰季秋月御筆 鈐寶三 清心抒妙理 古稀

天子之寶猶日孜孜。

引首

御筆。審機持敬。鈐寶一。古稀天子之寶

鑒藏寶璽五福五代堂古稀天子寶。八徵耄念之寶。天地為師。用筆在心。水月兩澂明落。花滿地皆文章。妙意寫清快幾暇臨池。垂露。即事多所欣石渠寶笈所藏。

御筆聖人定之以中正仁義而主靜論一卷

本幅蠟牋本縱一尺六分橫二尺七寸八分

行書

聖人定之以中正仁義而主靜論 朱註以是語全歸之聖人予則以為有未當焉蓋士希賢賢希聖聖希天等而上之雖聖人亦無可止之功若謂中正仁義惟聖人能之則士不必希賢賢不必希聖矣故即繼之曰立人極焉人極即

太極也蓋自太極判而陰陽生陰陽生而五氣具人與物皆受此二五之精妙合而凝本一氣也惟其變化無窮而善惡分萬事出是以氣日紛而習日遠故周子曰聖人定之以中正仁義而主靜立人極主靜者何返太極也返太極者本一氣也中庸所謂致中和天地位萬物育豈外是哉且中正仁義人與物所共有鍼之指南中也草之指佞正也烏之返哺仁也馬之垂韁

義也。如是者蓋不可僂指數。物既有之。人豈獨無。但物祇得其偏。人則備其全。人備其全而不能無欲以全其全。則與物亦奚以異。所謂聖人定之以中正仁義而主靜。亦曰就人之本有。教其無欲以復之。而漸無欲則在於主靜。克己復禮。亦是道也。擴而充之。人與物胥歸於中正仁義。則人極立而太極復。本一氣也。本一體也。若曰惟聖者能之。是自畫也。又安可望合其德與

合其明乎。乾隆乙巳仲春。御筆。鈐寶三。古稀

天子之寶。猶日孜孜。學鏡千古。

引首

御筆。理全克復。鈐寶一。古稀天子之寶。

鑒藏寶璽五。福五代堂古稀天子寶。八徵耄念之

寶。乙有同春。半榻琴書。石渠寶笈所藏。

御筆乙巳臨雍御論 一卷

本幅蠟牋本縱一尺二寸。橫五尺八寸三分。

行書。

臨雍御論 為人君止於仁。為人臣止於敬。為人子止於孝。為人父止於慈。與國人交止於信。此雖言文王之止於至善。而實訓萬古五倫之要道也。夫文王固身歷為君臣父子與人交。而各盡其善者矣。試思人孰不在五倫之中。而

各有當止於其善之道乎是故為君者匪惟博施濟衆以為仁即癉惡弼教之義亦必當本於仁而出之所謂止也人臣之敬詎其夙夜匪懈恪恭承旨之謂即繩愆糾謬陳善閉邪亦必當本於敬而出之所謂止也生事死葬祭之以禮人子之止於孝蓋終身之事非謂無父母即無子之止於善也若夫父之曰嚴似殊乎母之慈而不知父之嚴正所以行其慈也至於兄友弟

恭。夫唱婦隨。皆與人交之義。而朋友之信固該其中矣。余故云。此雖言文王之止於至善。而實訓萬古五倫之要道也。

天行健。君子以自彊不息。

天一日一周。是行健也。然天之運行。終古不息。不惟不息。蓋並不息亦無意於其間。斯乃健也。應與中庸至誠無息之語並觀之。所謂誠者。天之道也。若夫法天之君子。乃誠之者。人之道。然亦不外自彊不息而已。蓋天之不息。無

為而為人。之不息。則在自強。自彊者必本於克己復禮。人十己千。成己成物。胥在乎是。聖人之言。非特為為君者言。蓋人人皆有法天之責。此責不在於外而在於心。人各盡其心之誠。所謂天君泰然。百體從令。而為人君者。益當法天行健。夕惕朝乾。孜孜亹亹。不遑暇逸。以是為亟耳。

乾隆乙巳仲春月之六日。御筆。鈐寶二。古稀天子之寶。猶日孜孜。

引首

御筆。叙倫法健。鈐寶。古希天子。

鑒藏寶璽。屯有同春。用筆在心。石渠寶笈所藏。

御筆妙應寺八韻詩 一卷

本幅粉箋本。縱九寸。横三尺三寸五分。行書。

妙應寺八韻。 遵

綸增位祀

前朝禮畢更衣憩梵寮。五百餘年傳妙應。新正令日
現祥標。法輪廿丈誰飛陟。瑞帛一端自綴飄。日下
舊聞載白塔寺。遼壽昌二年建。元至元八年。世
祖發視石函。銅缾香水盈滿。舍利堅圓。缾底獲
一銅錢。上鑄至元通寶。帝后閱之。因加崇飾制
度之巧。古今罕有。天順二年。改名妙應寺云。今

歲新正初六日。賜千叟宴時。是塔頂輪下懸有哈達。哈達者。蒙古語謂奉佛吉祥製帛也。塔高二十餘丈。瑞帛飄綴。寔非人力所能升陟。蓋是塔靈應夙著。于今益驗矣。不後不前千叟宴。祝禔祝壽曉春朝。豔稱雖弗為宣付項禮旅非禁衆魅。都中遠近皆瞻禮。咸謂吉祥善事佛力神通。不可思議。既弗豔稱宣付史館。而中外臣民瞻仰頂禮。亦弗令禁止也。迎迓異哉致韓疏荒唐久矣息童謠。唐時迎佛骨。張大其事。致韓愈正言得罪。甚無謂也。元初童謠。有塔兒紅北人來作主人。紅塔兒白南人作主北人客之語。見帝京景物畧。事涉荒唐。乃紀載者幸災好奇之為耳。幻真真幻謂何謂。空色色空超又超

七字偶然為紀寔傳訛防彼遞騰囂。此事為都人耳日所共見聞因賦是章以紀寔免致日後傳訛耳

乾隆乙巳仲春月下澣御筆。鈐寶三。古稀天子之寶。猶日孜孜。澄觀。

引首

御筆。輪祥紀寶。鈐寶一。古希天子。

鑒藏寶璽五福五代堂古稀天子寶。八徵耄念之寶。化工四氣為全施。忘機。心宇曠。樂壽堂。石渠寶笈所藏。

本幅粉牋本。縱九寸五分。横三尺四寸。行書。

御園觀梅有悟作歌。　昨歲仲春月下澣。曾有維揚觀梅句。昨春始至維揚竹西猗𨚗有梅庭入畫欲開齊之句。御園茲仲春下澣。亦復觀梅於處處。南暄北寒氣惟恒。暄開寒勒理惟素。胡乃梅開如一律。盖以立春遲早故。昨春立春正月中。去歲正月十四日始立甲辰春。今歲春立臘月暮。去歲臘月廿四日即立乙巳春。遲春立寒早春立暄律

本常。開勒其間原弗誤。却思京國方綻英。維揚

應已無存樹。是則齊中原不齊。而不齊內齊固

寓。炎皺巧辯安能窮。南枝無言豈有慮。雖然北

地於庭中。植梅而開亦希遇。是盖人力代天工。

為之氊棚以遮護。雖非薰䧺用火攻。實避雪虐

與風妬。栽者培因格物知。人詎異乎慚且懼。頓

看繞砌復迎窓。鄧尉孤山亦豈殊。吋冰姿玉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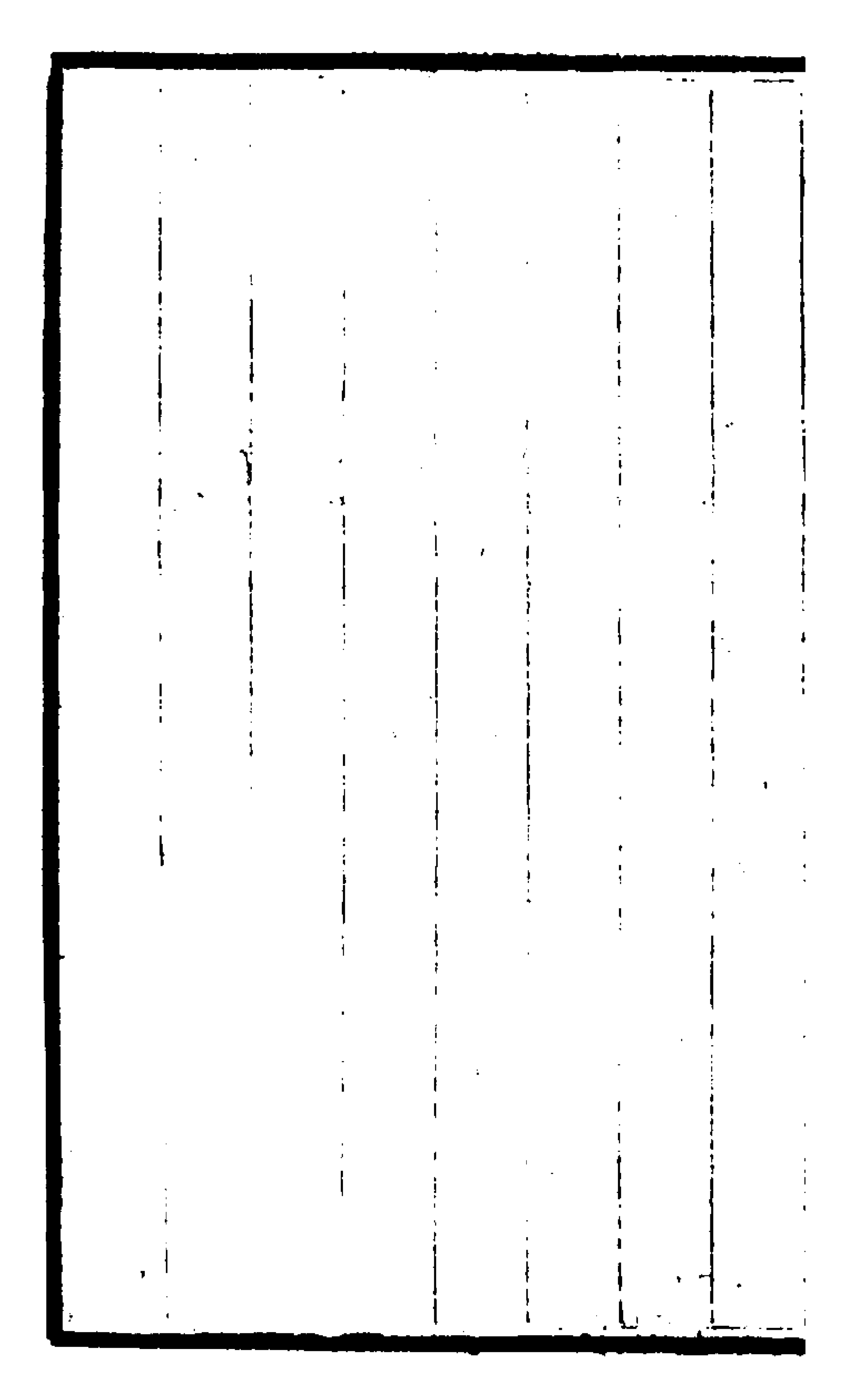
迴超神。杏冶桃夭可弗顧。言之不足長言之。香

送清風舞斯助。乙巳仲春月之下澣。御筆。鈐寶二。徵觀。古希天子。猶日孜孜。

引首

御筆。理寓齊物。鈐寶一。古希天子。

鑒藏寶璽。石渠寶笈所藏。



御筆祭

歷代帝王廟禮成恭記一卷

本幅蠟牋本。縱一尺二寸一分。橫五尺四寸五分。行書。

祭

歷代帝王廟禮成恭記。余小子既敬遵

皇祖聖訓。增祀

歷代帝王。以今年二月春祭之吉。奉

神主入廟。禮以克成。祭不欲數。於是退而恭記曰
皇祖之聖。允符我
皇考所尊稱大成有類
先師孔子。而無以復加也。即此增入之
旨。實出大公至明。乃稱歷代之名議。而非有意於其
間也。夫歷代者。自開闢以來。君王者之通稱。非
如配享
先師孔子。有所旌別彰癉於其間也。夫有所旌別

彰癉於其間則必有所進退而是非好惡紛然
起矣入者主之出者奴之將無所底止且以旌
別彰癉言之湯武即有慚德則歷代開創之君
湯武且不若審如是
三皇五帝之外其宜入廟者有幾是非祭
歷代帝王之義也故我
皇祖謂非無道亡國被弒之君皆宜入廟者義在此
但引而未發余小子敢不敬申其義乎蓋自洪

武建廟南京以來。北京祖之所祀者寥寥。明洪武六年。始建歷代帝王廟於南京。崇祀者三皇五帝。夏禹王。商湯王。周文王。武王。漢高祖。光武帝。隋高祖。唐高祖。太宗。宋太祖。元世祖。十九帝已而罷周文王。隋高祖。唐高祖之祀。嘉靖九年。罷南京廟祀。建歷代帝王廟於北京。二十四年又罷元世祖之祀及我

世祖定鼎燕京。

幼齡即位。百度畢舉。爾時議禮之臣。於議

歷代帝王廟位次。亦頗有所出入。我世祖定鼎燕京。因明代祀典。順治二年。增祀遼太祖。金太祖。金世宗。元太祖。明太祖。凡五帝。而我

皇祖之諭。亦因近

大事之際。在康熙六十一年十一月。諸臣未能仰

遵

聖意。其出入亦頗不倫。會典載康熙六十一年。皇祖諭旨。凡帝王在位除無道被弑亡國之主外。盡宜入廟崇祀。爾時廷臣不能仰體聖意詳細討論。且疏奏在十一月大事前數日。所議增祀。夏商以來帝王一百四十三位。并漢之桓靈皆入之。寔不倫矣。

余小子於昨歲閱大清通禮。始悉其事。因命大學士九卿更議增祀。而以仲春躬祀。入所增

神主於廟。昨歲因閱大清通禮見崇祀歷代帝王位次有不愜於懷者如漢之闌入桓靈而於前後五代金末議及因敕大學士九卿等更議增祀晉元帝以來二十五帝而於桓靈則撤之以昭公論今歲仲春入神主於廟躬禮致祭詳見禮成述事詩并序余嘗論之。洪武之去遼金而祀元世祖猶有一統帝繫之公。至嘉靖之去元世祖則是狃於中外之見而置一統帝繫於不問矣。若順治初之入遼金而去前五代則爾時議禮諸臣亦未免有左袒之意。孰若我

皇祖之大公至明。昭示千古。為一定不易之善舉哉。

夫天下者。天下人之天下也。非南北中外所得私。舜東夷。文王西夷。豈可以東西別之乎。正統必有所繫。故余於通鑑輯覽之書。大書特書一遵春秋。不敢有所軒輊於其間。余於歷代通鑑輯覽一書。自隆古以至本朝。四千五百餘年。於南北朝。及宋元遼金正統偏安天命人心繫屬存亡之際大書特書。必公必平。如南宋自德祐以前。尚有疆域可溯。至臨安既破。帝㬎見俘。宋統始絕。故自丙子三月以前。為宋帝㬎德祐二年。三月以後。為元世祖至元十三年。至於元順帝北還沙

漢。委棄中原。則自至正二十八年八月以後。正統乃歸之明。為洪武元年。至我朝　世祖定鼎京師。在甲申五月。惟時明福王尚監國南京故通鑑輯覽。仍書明以別之。直至乙酉五月太清兵下江南。福王就執。始書明亡。折衷義例。惟嚴惟謹。一遵春秋之法。無所容心曲徇於其間也。以為一時之義雖權。萬古之論不可欺也。然則

歷代帝王之祀。果即非如配享

先師孔子。漢無旌別彰癉於其間乎。曰。不然也

歷代帝王。胥祀於景德之殿。其有德無德。若南若

北。日中日外。是一家。非一家。章章如。昭昭如。孰可以為法。孰可以為戒。萬世之後入廟而祀者。孰不懍然而思。惕然而懼耶。是即不明示旌別彰癉。而已寓旌別彰癉於無窮矣。其有不懍然思。惕然懼者。則是無道之倫。必不能入此

廟矣。嗚呼。可不懼哉。可不懼哉　乾隆乙巳暮春下澣。御筆。鈐寶三。古稀天子之寶。猶日孜孜。游六藝圖。

引首

御筆 法戒昭妃 鈐寶一 古稀天子之寶

後隔水

雖然予更有後言焉。蓋宜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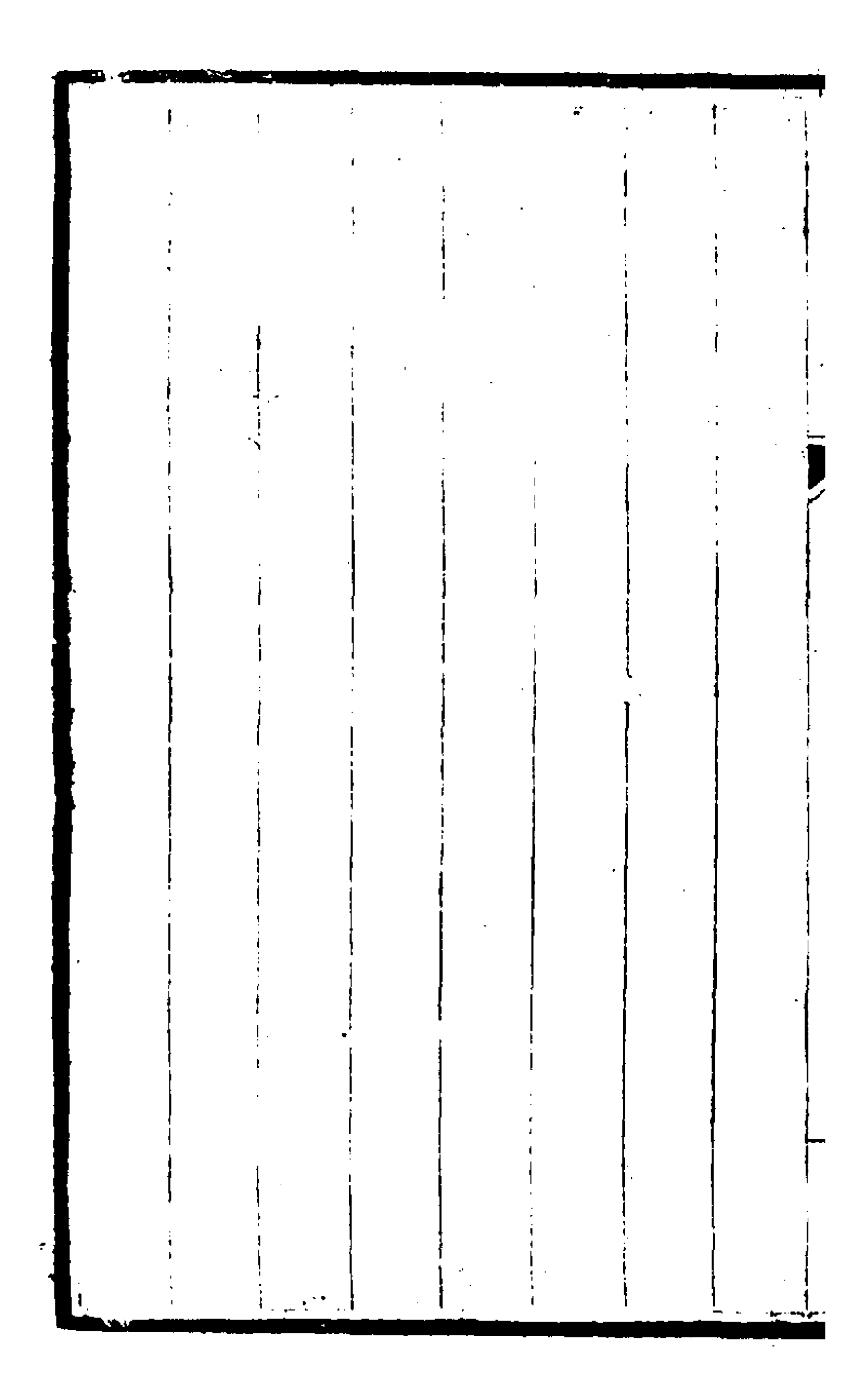
廟與不宜入。誠昭然應知懼。而我大清國子子孫

孫。祈

天永命。所以綿萬禩無疆之庥者。更當以不入斯

廟為棘。安不忘危。治不忘亂。用慎苞桑之固。思及

此有不忍言而又有不忍不言者世世子孫其
尚凜難諶之戒乎　是卷書成付裝潢後復續
數語以足其意裝成即書卷後鈐寶二古希天
子猶日孜孜
鑒藏寶璽卍有同春用筆在心研露中和秀色入
窓虛五福五代堂古稀天子寶八徵耄念之寶
石渠寶笈所藏



御筆讀名誥　一卷

本幅明仁殿牋本有金字八分書印縱九寸二分橫三尺二寸。行書。

讀名誥　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余讀名誥之篇。求其一言以蔽之者。莫若曰曷其奈何弗敬。蓋召公因成王始政。拳拳致告。祭傳所謂究其歸以誠民為祈天之本。而又以敬德為誠民之本。一篇之中。三致意焉。則所謂奈何弗

敬者非挈一篇之領要乎夫奈何者一唱三歎之意言有盡而義無窮奈何者更有不忍人之心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則敬之施於外者也敬勝怠者吉義勝欲者從然必敬勝而後能義勝則又敬之存乎内者也内外交養誠實無妄祈天永命其弗基於此乎茲因謁明陵而思及受命保命之要必當以奈何弗敬為棘

且君者

天之子也

天者君之父也父之於子無不亟其愛子之於父當無不亟其敬然及其失父之愛一再失其敬者猶示以警以訓誨之至於訓誨而弗改則父亦弗愛之而已矣嗚呼可不懼乎可不敬乎歷代遥矣不可屈指數明之事則近可徵也如永樂之篡位大行誅戮應其亡也而天弗亡之正統之北狩應其亡也而天亦弗亡之正德之荒淫

失德。應其亡也。而天尚弗亡之。此非慈父之道其罪。而仍有所顧惜乎。必至萬歷怠政。天啟童騃。崇禎有猜忌之失。無恢復之能。而後亡之。讀史而有受命保命之責者。可不知懼知敬乎。人莫不飲食。鮮能知味也。人莫不讀名詰。鮮能知要也。茲舉其一言以蔽之者。於謁明陵之日。後之攬者。亦可以絜矩知吾意矣。乾隆乙巳暮春月。御筆。鈐寶三。古稀天子之寶。猶日孜孜漱

觀

引首

御筆敬申保命 鈐寶一古希天子

鑒藏寶璽樂壽堂五福五代堂古稀天子寶八徵

耄念之寶即事多所欣筆花春雨石渠寶笈所

藏

御筆洪澤湖淮安運河高低情形詩一卷

本幅蠟牋本縱一尺八分橫二尺八寸行書

恭讀

皇祖實錄中有論洪澤湖及淮安運河高低之

旨因令總督薩載總河李奉翰將近日情形具圖貼說奏至詩以誌事

湖猶高較地尺一（昨因恭閱皇祖實錄令薩載李奉翰查奏近日洪湖高堰情形據奏現在高家堰湖水計高平地一尺較之康熙年間高堰之水較堤身平地高三尺已減少二尺矣）河寔低於城丈

又稱現在淮安運河中泓深一丈四五六尺餘不等大堤高水面一丈三尺四寸高堤內平地一丈零五寸查康熙年間淮安之水高於平地九尺今則地面轉高於水面二尺九寸合併計算今之河身實低於城丈餘與昔年情形迥不相同

莫謂小安頓喜爾

尚屢長治更殷予陶莊昔亦曾反覆

康熙己卯春皇祖南巡 命於清口迤南開岸挑治陶莊引河導黃使北因河臣董安國開放過早隨即淤墊庚辰春 命侍郎常綬履勘挑浚辛巳秋河臣張鵬翮于北岸開挑引河已經開放行船嗣因黃水消落中泓淤墊壬辰甲午河臣趙世斷復兩次疏濬迄未成就乾隆己未命大學士鄂爾泰視河仍議開引河而河臣等來稱難行哉遂罷然予以陶莊引河不開終無救清口倒

淮之策。因命薩載相度高下，繪圖貼說，詳酌形勢，往返批示，開挑新河，于丁酉春蒇工，至今安瀾順軌，已八九年矣。

清口令誠深刷疏

陶莊引河既放，直抵周家莊會清東下。去清口較昔遠五里，於是永免倒漾之患。計自康熙己卯逮乾隆丁酉，歷七十餘年，一舉遂成，實賴天助神祐所致。詳見陶莊河神廟碑記。

兩世南巡十二度

昔我皇祖六巡江浙，於己卯南巡時，即命開陶莊引河，俾遠避清口，以免倒漾，誠釜底抽薪之計。茲予六度南巡，凡改築高堰石工，及天然壩永禁開放，仁義禮智信五壩相時宜洩，酌定水誌，於伏秋盛漲時，大啟清口，俾下河數州縣盡成沃壤，開放陶莊引河，使黃水無虞倒漾，胥仰承皇祖聖訓，宵旰勤思，為澤國生民永遠

保障之計。今湖水究尚高於平地一尺。且春時如此。夏秋自必更甚。然亦無別法令湖水再低。惟勅河臣等加意守護。不可稍存疎懈耳。無非勤思奠民居

乾隆乙巳孟夏下澣。御筆。鈐寶三。水月兩澂明古稀天子之寶。猶日孜孜。

引首

御筆　恬居籌策　鈐寶一。古稀天子之寶。

鑑藏寶璽。石渠寶笈所藏。

御筆大學詩云樂只君子節經筵御論一卷

本幅舊蠟牋本。縱一尺九分。橫二尺八寸二分。行楷書。

詩云。樂只君子。民之父母。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惡惡之。此之謂民之父母　樂只君子。民之父母。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惡惡之。此之謂民之父母。蓋言君子於民相關之切。亦猶父母之愛其子耳。設云民有所好。不能自遂。君子從而

遂其好焉。民有所惡。不能自去。君子從而去其惡焉。是猶視乎民之好惡以爲則。父母之謂何。細味詩云民之父母。大學以爲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惡惡之。盖其相關之切。有不待民之好。民之惡。而君子已同其好惡者。此之謂民之父母也。盍亦觀乎父母之於嬰孩乎。啼而知其飢焉。笑而知其愉焉。其飢也亦憂之。其愉也亦咻之。豈必待嬰孩之自言乎。君子之於民。亦猶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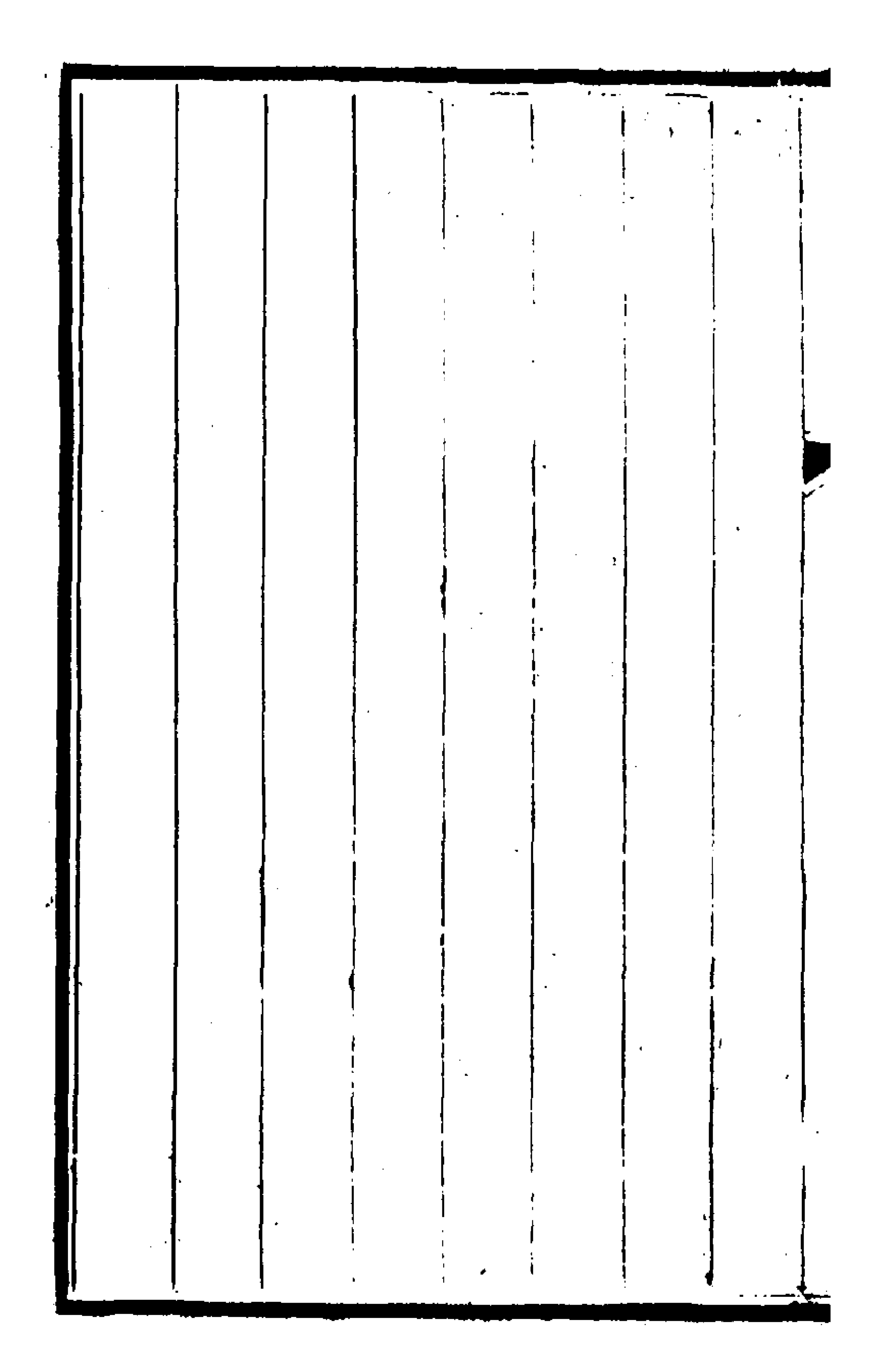
而已矣。故父母之於子。雖竭盡劬勞。初不自謂能盡父母之道。而責報於其子。君子之於民。雖惠鮮懷保。初不自謂能盡君子之職。而責報於其民。夫萬民之心。一大君之心也。董子曰。君心正而天下莫不歸於正。蓋得絜矩之本。 此壬戌春經筵御論也。今夏駐蹕避暑山莊。幾政之暇。將歷年經筵御論。彙書一通。而此篇於父母斯民。君民一體之意。尤為諄切。不特朕當念茲

在兹時時絜矩凡有封疆民社之責者皆應服
膺斯論守而弗失以為撫字臨民之本又論中
初不自謂能盡父母之道句父母二字從前翰
臣繕録黄綾本時誤作君子二字刻本亦沿誤
未改因書至此始正之兹再書一卷并勒石摹
搨頒賜各省督撫守牧等俾揭之座楣朝夕警
省以共勉保赤誠求之道焉乾隆乙巳秋七月
御筆鈐寶二古稀天子之寶猶日孜孜

引首

御筆。論誠保赤。鈐寶一。乾隆御筆。

鑒藏寶璽五福五代堂古稀天子寶。八徵耄念之寶。卍有同春。半榻琴書。學鏡千古。石渠寶笈所藏。



御筆題張廷玉三老五更議 一卷

本幅蠟牋本。縱一尺五分。橫二尺七寸八分。

行書。

題張廷玉三老五更議　戊戌年為三老五更說。亦既闢其踳駁。而勒之新建辟雍之碑矣。今秋駐避暑山莊。檢續書之四庫全書內。文穎集中。有三老五更議之篇。而挂漏其名。因命檢文津閣之書。乃知為張廷玉所撰。憬然憶之。事在

乾隆戊午為廿七月既閲諸禮畢舉之時於視學之前曾向軍機大臣等談及三老五更而詢其可行與否彼時鄂爾泰依違其間張廷玉則斷以為不可於是奏此議而遂寢其説蓋鄂爾泰因好虛譽而近於驕者張廷玉則善自謹而近於懦者且二人彼時皆可望登此席者也以今觀之則廷玉之議為當設爾時勉強行之必有如廷玉所謂貽後人之議者矣若朕戊戌年

之所為三老五更說。戊戌去戊午。歷四十年。其事早已忘之。蓋戊午朕方廿八歲。而戊戌則六十有八。此亦足驗四十年間學問識見之效。而年少時。猶未免有好名泥古之意。至今則灑然矣。茲觀廷玉之議。與朕之說。不約而同。樹之前旌焉。因命並勒辟雍碑。以識已學之淺深。及弗掩人之善也。夫廷玉既有此卓識。何未見及朕之必不動于浮言。遵

皇考遺旨。令彼配享

太廟。而臨休致歸里時。乃有求入

廟之請。此所謂老衰而戒之在得乎。朕又以廷玉之

戒為戒。且為廷玉惜之。　乾隆乙巳孟秋御筆。

鈐寶二。古稀天子之寶。猶日孜孜。

引首

御筆。　數典彰善。　鈐寶一。古稀天子之寶

後幅張廷玉三老五更議。

臣伏思三老五更之名，始見於禮經，蓋古養老尊賢之禮也。考養老之禮，如王制、內則所云，則虞夏殷周皆然。又云五帝憲，三王有乞言，則伏羲、神農、黃帝以來已然。是其與為最古。至所云食三老五更于太學，天子袒而割牲，執醬而饋，執爵而酳，冕而揔干，是其禮為最隆。我

皇上至道在躬，式稽前典，以三老五更之禮下詢，甚盛心也。顧禮待人行，事因時起，臣安泰臆議以為未可舉行者，約有數端。蓋

皇上至德淵懿，聖不自聖，何難屈禮臣下。但

天子有所施，必令臣下有可受。如所云袒而割牲者，其始以為親袒衣割牲以為俎食也；執醬而饋者，其繼執醬以饋熟也；執爵而酳，冕而揔干者，既食畢，又親執酒以酳之，且又端冕而舞位，而以樂舞侑食也。禮如是，不已重乎？如

有斯禮而今未行似非

皇上殷殷復古之意如特行此禮度臣下誰敢受者此其難行一也漢宋均曰三老乃老人知天地人之事五更乃老人知五行更代之事者各以一人為之所謂知天地人之事者蓋上通天文下徹地理中察人倫三者明一亦已難矣況兼之乎所謂知五行更代之事者如伏羲以木德王故風姓代之者火也炎帝以火德王故曰炎帝以火紀官代之者土也黃帝以土德王故曰黃帝之類此非洞達天人之際孰能知其所以然者惟其有如是之德足以天子隆以賓師之禮三公九卿皆在執事之列今此禮果行必求其人以當之竊恐致事諸臣及現在居職者誰克任之

皇上即下明詔而其人必怵惕慙惶而不敢應此事之難行二也考漢以李躬為三老桓榮為

五更。魏以王祥為三老。鄭小同為五更。周武帝以于謹為三老。其時五更無人。第未審諸公如前所述之三老五更。果克副其名而無愧乎。圓橋觀聽。漢明帝時為盛。然先儒胡寅識桓榮僅能授經章句。不知仲尼修身治天下之微旨。故所以輔翼其君者。德業不過如是。觀先儒之論。是桓榮猶不免譏評。下此者何足以當鉅典。三也。三老五更之名。雖見於樂記。祭義。文王世子諸篇。不言何代。如以為虞夏殷周皆然。則二帝三王。大經大法。載于尚書。二典三謨。不見有老更之名。如以為惟周有之。則保息養老。見於司徒。獻鳩以養國老。見於羅氏。以財養死政之老。見于司門。三百六十如是之詳且悉。何亦不載有老更之名。臣愚以為養老之禮。古時典制可稽。至所謂三老五更者。疑屬漢儒附會。此其事未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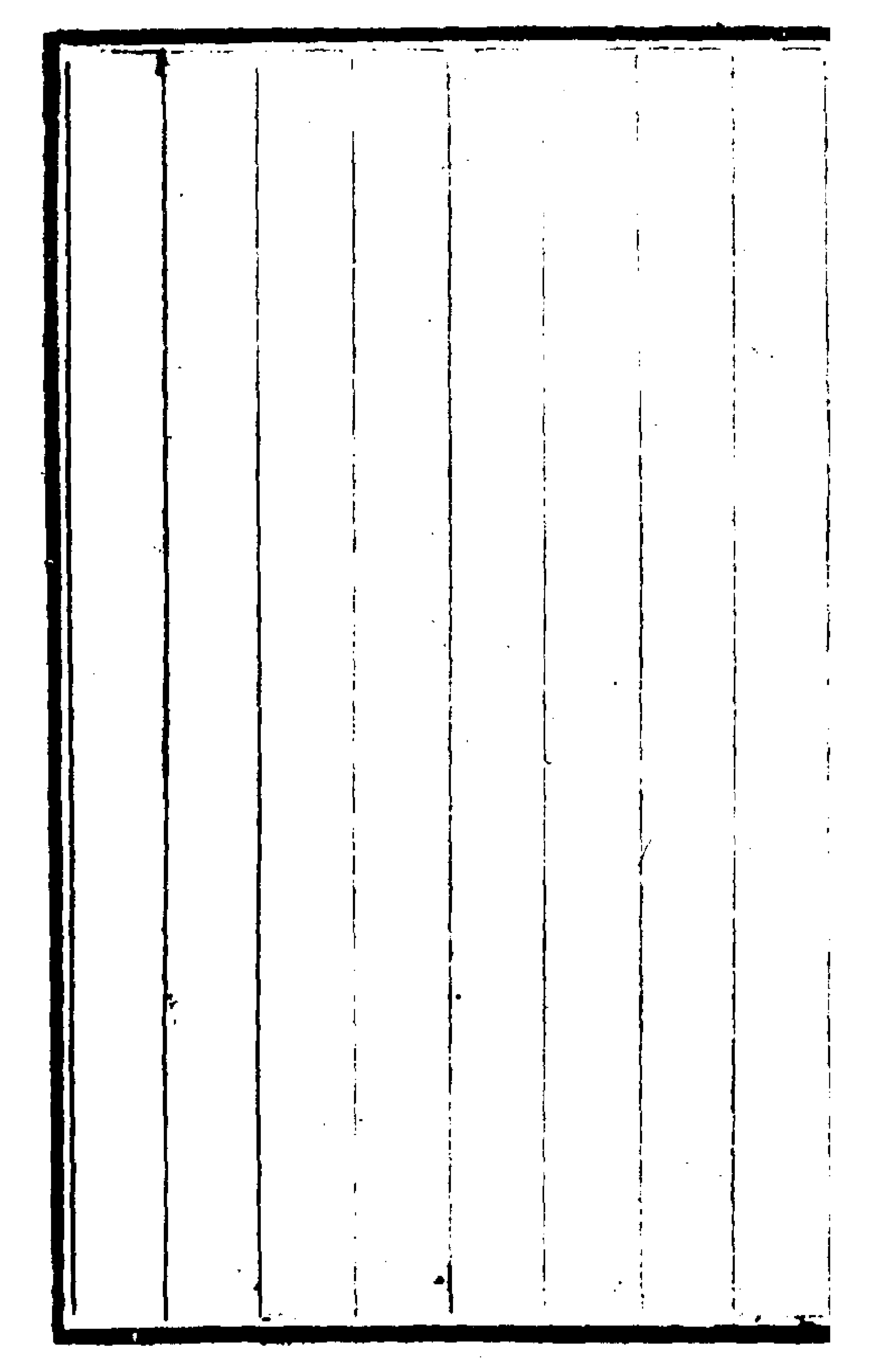
畫佶四世是以唐宋至今已千餘歲此禮未
曾舉行即
本朝
世祖
聖祖
世宗皇帝重道尊
師明經造士事事度越前古而于老更之禮亦
未之及蓋以典至古而禮尤隆名寔難副倘
有幾微未稱不惟觀聽則必滋議論之端豈
不褻
至尊而叢大典乎此事似應停止舉行不必
勅下廷議臣謹咪管見伏惟
聖鑒臣董誥奉
勅敬書鈐印二臣董誥

鑒藏寶璽

叢雲寓意於物垂露化工四氣為全施

學鏡千古。筆花春雨。入眼秋光盡是詩。繪月有

色水有聲。石渠寶笈所藏。



御臨顏真卿送劉太沖敘一卷

本幅側理紙本。縱一尺二分。橫三尺七寸六分。行書。

臨顏真卿送劉太沖序。見乾清宮所藏御臨顏真卿送劉太沖序軸。

顏書極古今之變。此送劉太沖敘。誠空前絕後。茲浙省新造側理紙。正宜試筆。丙午春。御識。鈐寶二。古稀天子之寶。猶日孜孜。

引首

御筆　法契平原　鈐寶　古希天子

鑒藏寶璽　石渠寶笈所藏

御筆重葺盧溝橋記　一卷

本幅蠟牋本。縱一尺一寸。橫二尺八寸八分。

行書。

重葺盧溝橋記　文有視若同而義則殊者。不可不覈其義而辨之也。余既覈歸順歸降之殊于土爾扈特之記辨之矣。若今盧溝橋之重修重葺之異。亦有不可不覈其義而辨之者。蓋今之盧溝橋。寔重葺。非重修也。夫修者。傾圮已甚。

自其基以造于極莫不整飾之厥費大至於葺則不過補偏苦弊而已厥費小夫盧溝橋體大矣未修之年亦久矣而謂之葺補費小者何則寔有故蓋盧溝橋建於金明昌年間自元迄明以至國朝蓋幾經葺之矣自雍正十年建今又將六十年帝京都會往来車馬雜遝石面不能不弊壞行旅以為艱而橋之洞門間聞有鼓裂所謂網兜者謂下垂也司事之人有欲折其洞門而

改築者以為非此不能堅固爰命先折去石面以觀其洞門之堅固與否既折石面則洞門之形畢露石工鱗砌固以鐵釘堅固莫比雖欲折而改築實不易拆且既拆亦必不能如其舊之堅固也因祇令重葺新石面復舊觀而橋之東西兩隅接平地者命取坡就長以便重車之行不致陡然顛仆以搖震洞門之石工而已朕因是思之渾流巨浪勢不可當是橋經數百年而弗

動。非古人用意精而建基固。則此橋必不能至今存。然非拆其表而觀其裏。亦不能知古人措意之精。用工之細。如是其亟也。夫以屹如石壁之工。拆而重築。既費人力。又毀成功。何如仍舊貫乎。則知自前明以及我朝。皆重葺橋而已。非重修橋身也。即康熙戊申所稱水嚙橋之東北而圮者。亦謂橋東北隅之石隄而已。非橋身也。以是推之。則知歷来之葺。或石面。或橋隅之隄。

胥非其本身洞門可知矣夫金時鉅工至今屹立而人不知或且司工之人張大其事圖有所侵冒於其間焉則吾之此記不得不揚其舊遺去之善而防其新將來之弊是為記以詳論之

乾隆丙午仲春月御筆鈐寶三學鏡千古古稀天子之寶猶日孜孜

引首

御筆　義眾成梁　鈐寶一古希天子

欽定石渠寶笈所藏

御臨顏真卿自書告身一卷

本幅金粟箋本縱九寸二分橫六尺七寸五分楷書　顏真卿自書告身　勑國儲為天下之本師導乃元良之教將以本固必由教先非求忠賢何以審諭光祿大夫行吏部尚書充禮儀使上柱國魯郡開國公顏真卿立德踐行當四科之首懿文碩學為百氏之宗忠讜罄於臣節貞規存乎士範述職中外服

勞社稷。靜專由其直方。動用為之懸解。山公
啟事。清彼品流。叔孫制禮。光我王度。惟是一
有。實貞萬國。力乃稽古。則思其人。況 太后
崇徽。外家聯屬。頎先勲舊。方睦親賢。俾其調
護。以全羽翼。一王之制。咨爾兼之。可太子少
師。依前充禮儀使。散官勲封如故。 建中元
年八月廿五日。敕。
乾隆丙午閏秋月中澣。臨於避暑山莊御筆。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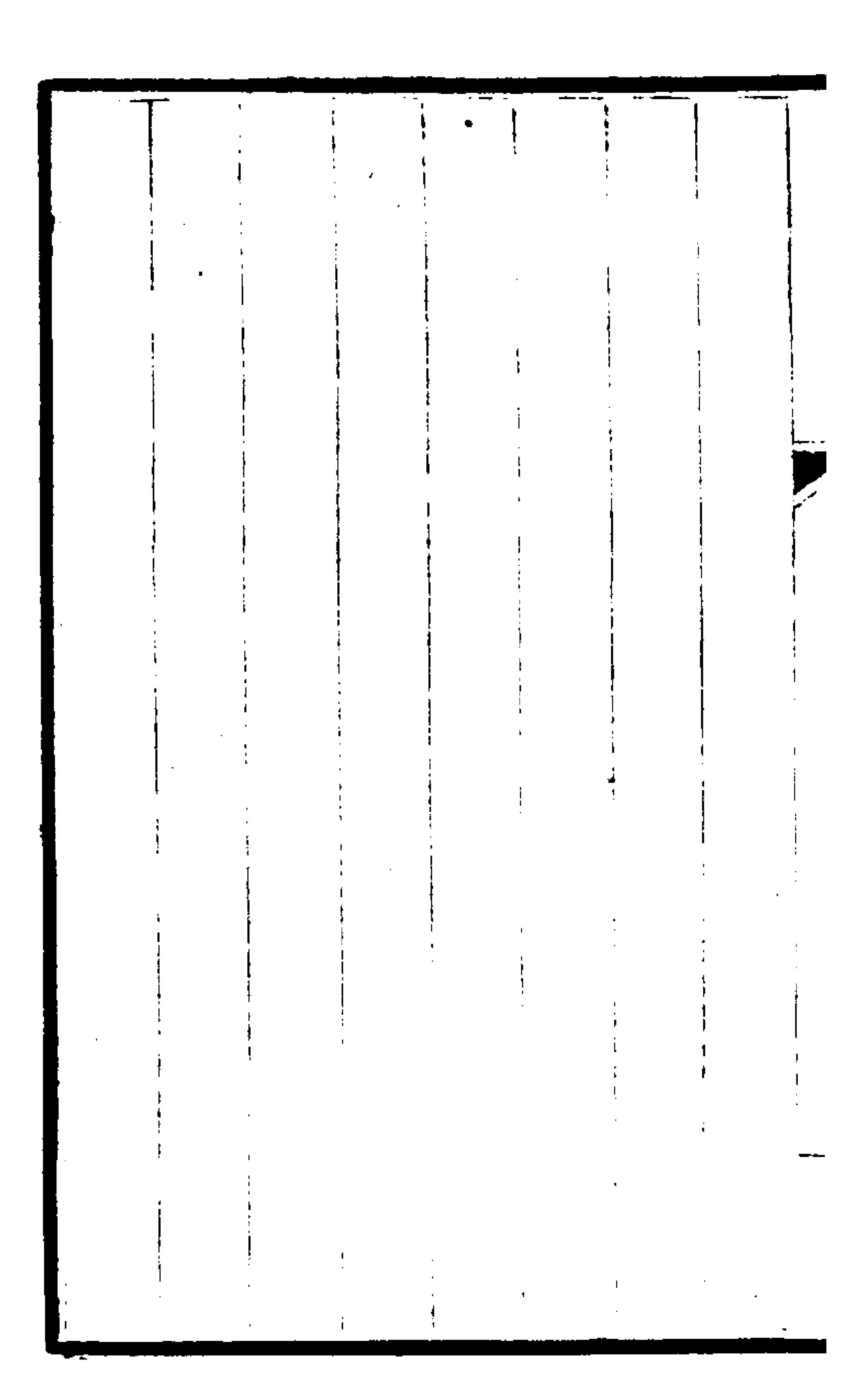
寶九古稀天子之寶猶日孜孜意在筆先人情為田筆花春雨寫心含英咀華研露即事多所欣

引首

御筆

端莊剛健　鈐寶一古希天子

鑒藏寶璽石渠寶笈所藏



本幅蠟牋本。縱一尺一寸。横五尺七寸八分。行書。

五福堂玉蘭花長歌誌懷丙午

御園中斯最古堂。其年與我相伯仲。清暉閣松及此花。當時庭際同植種。松遭回祿花獨存。癸未夏月曾具論清暉閣前松九株。植已數十年。癸未夏月。不戒於火。有喬松歎紀事詩。忽忽今復廿餘載。對花那忍能無言。蒼松應較花禁久平聲。

花益茂榮松爲有惟因隔遠追池魚馬遷語亦或可取向曾論司馬遷所云非附青雲之士恐能施於後世是即馬遷之所以取榮抑亦馬遷之所以取辱茲九松已燬而玉蘭獨存因其地相隔遠未致延燬得以自全是則馬遷青雲之附之語或亦有謂也憶昔少年花開時樂羣敬業相嬉怡芝蘭玉樹叢

顧復久成古語餘清悲今年西巡春仲月謂過花時芳早歇豈知通閏節候遲歸来夏孟花仍發吐萼彈苞如有待翻惜爛漫饒光彩由来苑者枯

之機。是吾殷勤所以乃。輪囷嘉蔭半畝餘。枝枝朶朶相扶疎。遠如銀塔素雲護。近訝琳鼎沉檀嘘。含韻齋之前六樹。含韻齋前玉蘭六樹。向曾以竹溪六逸擬之。五七言屢有題詠。曾以竹溪六逸喻。玉蘭堂前祇一柯。玉蘭堂前一本。枝繁花盛。因以名堂。向謂玉蘭與辛夷同根。應移木筆之名與玉蘭。故有牛鬼蛇神嚇鬼神之句。牛鬼蛇神吟亦寓。此謂五福堂者應視彼謂含韻齋及玉蘭堂者為孫子。而彼曾以古人擬。晉代名流合勝處。謂此真如叔則矣。大都物鄉有待時。多年

頓置令摘詞摘詞長言之不足手之舞之足蹈之。

五福堂對玉蘭花二十韻丁未

五福堂陰玉蘭樹五十年曾未一顧昨歲夏首偶看花卻似故人欣重遇憶昔幼齡花下遊昆弟僕役鮮箇留老我獨茲對喬木可能恝置無句酬昨歲閏前花如待昨歲七月遇閏節氣較遲至西巡迴蹕後四月初玉蘭尚正開是以有歸來孟夏花仍發吐萼彈苞如有待之句今年春仲花時乃碑石軒窗潔治精略經剪拂開花倍昨年於堂中對花成長歌誌懷

並臥碎於庭。勅詩其上。並飾所軒牖。點綴大石。今春花發倍勝常年。信物亦有待也。花誠

如報不我欺。撫箋欲吟還廑思。菁莪樸棫有如

是樹。人人可副予期。猗繹五福具深哉。

皇考葆堂額

祖賜。地靈物並受資藉。洪範之疇花亦備。一曰壽實

花之身。種時與我同庚真。圓明園經營於康熙辛卯歲。蓋與予同年也。此玉蘭及清暉閣之松。皆彼時所種。即今拏枝高出屋。容容白

玉盤輪囷。二曰富實花之朵。繁英千萬枝頭娜

遊蜂舞蝶任採芳。由來無可無不可。三曰康寧

則信然。清暉松植原齋年。松經回祿花依舊。清暉閣前松九株與玉蘭同植蓋數十年矣。因癸未五月。不戒於火。九松盡燬。而玉蘭以地隔遠。得以無恙。至今獨茂。並見去歲長歌

琳枝瓊蕾翻增妍。四曰攸好

德之則。受采後素以為色。設若花中品四科。顏

閔儔也他弗克。五曰考終命之疇。五福既備無

他憂。咨爾昌昌發英者。莫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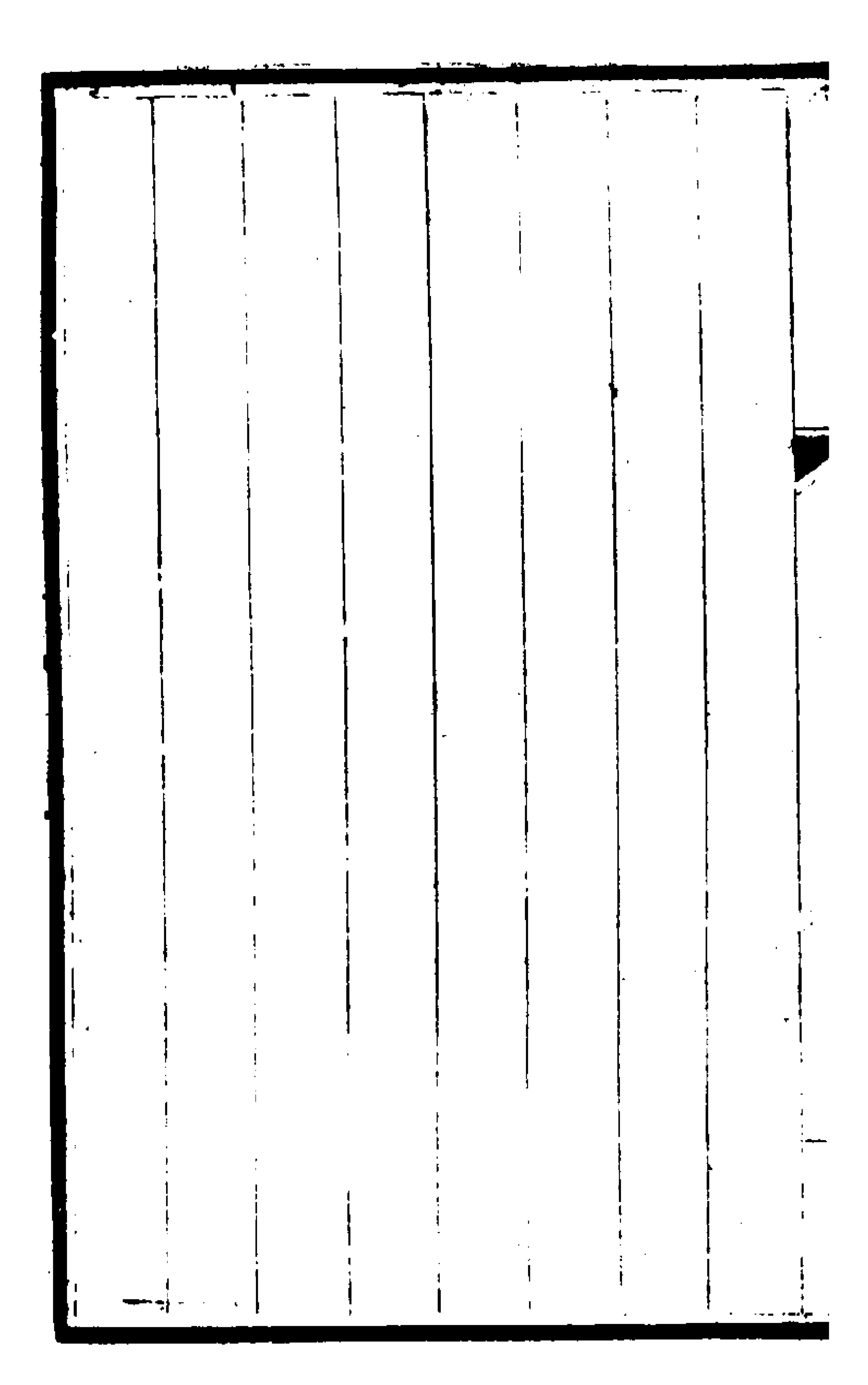
皇考所貽庥。昨歲清和。對花成長歌誌懷。今春花

益繁茂即景摛吟復得二千韻既各書卷弆堂中復合書一通貯懋勤殿以誌欣賞乾隆丁未仲春御筆鈐寶二古稀天子之寶猶日孜孜

引首

御筆寓物申懷鈐寶一古希天子

鑒藏寶璽化工四氣為全施人情為田石渠寶笈所藏



御筆過清河望明陵各題句 二冊

本幅梅花玉版牋本。有八分書硃記 上冊三十三幅。下冊二十七幅。縱七寸四分。橫七寸八分。行書。

過清河望明陵各題句。有序 六度南巡。洪武必瞻廟貌。近茲北眺。永樂一奠椒漿。定鼎燕京。非衆議而具卓識。永樂十九年。將遷都北京。諸臣僉云不便。主事蕭儀侍讀李時勉言尤峻切。成祖怒。殺儀。下時勉獄。雖不無過當。然以燕地負山帶海。形勢雄偉。臨中夏而控

北䖏誠所謂扼天下之吭而拊其背者金元俱建都於此比建康相去天淵成祖就封北平屢征出塞天險地利籌之已熟故即位後決計遷都卓識獨斷誠非近慮者所可及向批通鑑輯覽已曾詳言之

秘衣天壽示百載更有深謀即異代不能不為護持故乙年是臨是興感慨飾新葺舊爰命水部之臣發價僱工不惜地官之帑逮去冬乃蕆事視季春以落成曰廢曰興都關法戒為恩為怨總拊虛無蓋自上澣迴鑾遇閒每以成什途茲避暑啟蹕竣詠遂以登篇憶前載度此

橫杠。哀明陵曾有長句。值今日縱觀遠麓思殷鑒可無各題。不拘一律。而成近體或古風。胥據真踪。即倣昔巡書新帙　唐宗明祖弗相殊。唐則失弦明有需。事債率多咎齊泰。建文聽信齊泰黃子澄之言。削藩鎮以致白禍。燕兵已次高資港。方孝割地之說。實屬迂濶。論者多右方孝孺而歸罪於齊泰黃子澄。余以為債事之咎。三人皆不能辭。而其禍本。則在太祖聽信劉三吾之言耳。禍根應識始三吾。遷京違議辭江國。卜鼎深謀近帝都。此聯義已見前序。宏制倣成奉天殿。終於無

用若為乎長陵享殿曰祾恩殿。重檐九楹。制極巍煥。與彼奉天殿相倣。為自古帝王陵寢所無。按明宣宗實錄。載宣德當時陵下語侍臣云。皇祖嘗言帝王陵寢。有崇奢麗及藏寶玉者。皆無遠慮云云。今長陵規制如此。尚得謂之法奢崇倣乎。況為之子孫者。又不能慎守神器。旋至傾圮。苟非我朝為之禁樵蘇。重葺治。終不免於殘壞。可見徒崇奢麗之無益也。

唐太宗明成祖。皆英雄也。其處家門事。大同而小異者。蓋因唐高祖無能為。建成元吉之禍又逼。故太宗不得不倒行而逆施。若明太祖乃有能為者。故成祖畏而弗敢即動。以待後日。然使太祖

弗聽劉三吾之言。立成祖為太子。亦可無靖難之禍矣。此蓋二帝之所遇不同。有幸有不幸耳。

右長陵

獻陵近在長陵右。十二陵中儉約首。（昌平十三陵內。思陵原為田貴妃園寢。本無明樓享殿。此次修葺明陵。始為建置。其明時所見者實止十二陵也。日下舊聞載洪熙遺詔。朕臨御日淺。恩澤未洽于民。不忍重勞。山陵制度。務從儉約云云。故十二陵中獻陵規模最為狹小。）朱氏之君實巨擘。惜乎一載位不久。使其臨蒞歷多年。漢文宋仁不足醜。但盡子職不知他。毓德者應為法守。然而其時

亦殆哉。楊黃下獄因讒已。楊溥黃淮等同時輔太子監國永樂北征還太子遣使迎稍遲帝怒入高煦譖悉徵東宮官屬下詔獄溥淮皆坐繫事見明史二人本傳

是則立儲可行哉。計久長應酌臧否。右獻陵長陵頌淳樸其言未必允。長陵在明諸陵中規制最為鉅麗則日下舊聞所載宣宗駐陵下語侍臣追頌成祖崇儉之言未足憑信詳見前長陵詩注中景陵實淳樸觀之美德蘊。自獻陵外惟景陵規制最小日下舊聞載嘉靖十五年曾稍廓大之然在明諸陵中特為淳樸想其始建時即有崇儉之意英祖有肖孫

儀型服以迴修政平強藩繩武業弗隳極人俾

通文涓涓誠未謹宣德元年開內書堂令劉翀始為修撰授小內使書內官通文墨掌章奏與外廷往來其後奄人柄政流毒無窮皆於此發其端也陳作郭衛怒下獄則逞一時憤殿辟繪幽風信知民務本不失為賢君後世垂厥準石景隆親征開釁聽權閹幸得還朝南內潛不以播遷咎王振翻因復辟恨于謙于謙當英宗北狩之後排羣議而力戰守不可謂無功宗社者乃以立景泰恨之且信徐有貞石亨輩所構於從辟後又致其罪以謀逆律定讞實為冤獄便些小善何足紀從婦寺出豈待占景帝易儲信

貪位閱牆尺布竟貽嫌　按英宗信王振致有
土木之難幸而還朝潛居南內繼因徐有貞石
亨等徼倖奪門之功得以復辟乃以私憾誅于
謙翻憫惜王振之忠爲之立祠褒卹其好惡顛
倒至此雖有釋建庶人之繫及罷宮妃殉葬諸
小善亦無足紀至若景泰自即位後即欲以己
子見濟代太子於是黃竑輩得窺其間遽然疏
請遂以易儲貪天位而恣私欲終于殺禮西

景泰實有以自取然英宗亦豈得辭寡恩尺布之識哉向題景帝陵作曾論記之右裕陵

口宣經義具文徒明史載帝於經筵畧必口宣賜酒饌劉定之請以例賜無煩玉音自是君臣間無一言相接夫當日經筵進講不過講官等擬撰講章臨期宣讀一過并不若今之有親製御論闡發經義然即此亦屬具文非如君臣日對咨國家實政者可比況并此循例數言亦請去之則一堂不啻千里之隔其時政務之叢脞更何待言耶向於通鑑輯覽中曾批論及此劉定之仍請弗須遂使情如千里隔相看默乃一言無雪寃幹蠱則誠善蠲賦省刑不可

誣增厰乘時恣煬竈早成家法與亡俱憲宗增置西厰以太監汪直領之。氣焰鴟張。羅織內外。橫行無忌。其後厰衛竊柄。日漸恣肆。逮末世而元氣屠削。遂以危亡。蓋由永樂設立東厰。寄宦官以訪緝之。任早已作法於凉。家法相承。中璫煬竈。亦無足怪耳。

右茂陵

雖常有善政。然亦任中涓。宏治在位十八年中。頗多善政。然常令東厰廉刺外事。其時上書言東厰當革者。往往得罪。亦未嘗不信任中涓也。

積重原難返。去奢果是賢。一倉萬石備。鮮上聲實博名傳。宏治中令天下設預備倉。每十里積粟萬石。及數者爲稱職。過者旌擢。不及者罪之。原其意未始非備荒之一策。然有萬不能行之勢。以一縣地方。縱橫百里。而論綜計

天下一千三百餘縣每十里萬石所積之衆不知凡幾安得有餘粟如此之多以供購耶且既視積數之多寡以定黜陟自必官爲經理有司志在取盈則苛累橫徵勢所不免即令如社倉之聽民輸納出入自司而其侵蝕之弊又將不知若何昔朱子創立社倉亦止能行之一鄉一邑安能例之天下況民生戶口日增而産穀之土有定購積既多價必日貴是豫籌異日之民食有濟而先致現在之民食不敷矣余近作積倉日詩有譬如日三餐與二減其一曰留待汝饑誰肯信其議之句深見積貯一事言之易而行之實難宏治此舉亦可謂徒博虛名而鮮實惠耳

年享祇卅六多忘無逸篇　按明諸帝太祖成祖而外治蹟有可稱者仁宗宣宗孝宗而已

然孝宗所處與仁宣異仁宣之際國勢初張綱紀修立一宗紫業兢兢易稱令主至成化以後天下襲太平數十年矣宴安久則不期怠而自怠豐亨積則不期奢而自奢孝宗獨能恭儉有制勤政愛民庶幾知保泰持盈之道者獨不免信倚中官假之事柄東廠之恣肇端於此涓涓不塞終亦難辭然其施設未終年僅三十有六有足惜耳明自太祖成祖以來践阼久而享年

永明概不多見。其在宏治以前。如洪熙成化。僅越四旬。宣德正統。甫逾三十。其在宏治以後。正德隆慶。亦僅逾三十。神宗雖逾五旬。而怠荒失德。所謂蠱之疾而厚其亡也。至天啓弱冠而殂。享年更促。可見耽樂是從。罔或克壽。理誠不爽。無逸之書。以嚴恭寅畏為祈天永命之本。而以不知稼穡艱難不聞小人之依為戒。統觀有明諸帝。年祚修短。足為明徵。因論宏治之事附識

之。並僂數以昭烱鑒云。右泰陵。

連疏請誅閹鷔泣忘食矣。尚可諉年光及壯。蓋堪鄙惡事無不為。實厭數（上聲）僂指莊宗李天下。成帝張公子。較彼尤甚焉。不亡更何俟。而竟未即亡。殊難究此理。向著讀召誥。約畧其明旨。

前歲謁明陵。而思及受命保命之要。必當以敬為本。因著讀召誥一篇。以為天之視君。猶父之視子。父於子無不極其愛。子於父當無不極其敬。然及其一再

失敬猶必訓誨之至怙終弗悛則亦弗愛之而已矣如明永樂之篡位大行誅戮應亡而弗亡正統之北狩應亡而亦弗亡正德之荒淫失德應亡而尚弗亡此非慈父之逭其罪而仍有所顧惜之意乎必至萬歷怠政天啓童騃崇禎有猜忌之失無恢復之能而後亡之天意昭昭可監予嘗以為有明二百七十餘年傳世十六非昊蒼慈眖不及此可不慎乎可不懼乎茲因望

康陵題句有鑒於難諶靡常之戒復申論之右康

陵上冊但知私孝忘公議璁萼因開僥倖門既以

修齋習黃老那更平聲戀世修陵園日下舊聞載永陵成世宗

登陽翠嶺顧謂工部臣曰朕陵如是止否部臣倉皇對云外尚有周垣未作乃築垣諸陵之所

無等語世宗既耽心清靜方欲脫屣天倖何乃斤斤較身後以致比別陵侈麗過甚實不值一

嗤耳去奸匪聽忠臣諫斥佞乃因方士言嚴嵩竊權罔利

以世宗果刑戮每激怒戕害人以逞其奸楊繼盛劾嵩十大罪五奸疏入帝大怒下繼盛獄究

死其時論嵩者不可並置若罔聞後因方士藍道行詐為乩仙語具言嵩父子奸狀帝心動乃

罷嵩。下世蕃詔獄。嵩之奸邪罪雖自此而明。要難語于辭惡之正也。白兔仙桃誇上瑞。較於漢武倍為昏。嘉靖中。方士陶仲文段朝用等。以神仙服食之說聳聽希榮。實踵文成五利故智。然漢武既覺其詐。即能誅少翁欒大。而世宗始終不悟。甚且以懽後獲桃。白兔生子。謝為上瑞告廟稱賀。其崇信左道。更出漢武之下。按嘉靖欲推崇興獻。本屬人子至情。假令集議之初。即定為本生尊以帝號。使其報本之意既申。或可隱全大義。乃一時廷臣。紛紛聚訟。必執濮議相持。遂使張璁桂萼等。阿諛逢迎。激成過舉。予向

作濮議辨以局外而觀局中為之權衡斟酌斯
合夫天理人情之正俾萬世旁支承統者有所
折衷因題永陵從識如右右永陵
隆慶堪稱明
帝良石星猶諫廢朝章語緣遏抑內臣故廷杖
受譴非受殃
通鑑輯覽載隆慶二年給事中
石星上疏言帝縱飲娛情聲色內臣威福自恣
肆無忌憚帝大怒詔廷杖黜為民其時監杖中
官滕祥尤怒星予重杖絕而復甦云云明之秕

政莫過廷杖一事穆宗尚稱令主乃因一時之怒循行弊例遂致奸璫逞其私憤流毒搢紳彼時轉有以曾經廷杖為榮者綱紀陵夷名實倒置如此國是尚可問乎本朝一洗勝國諸弊政從無廷杖言官之事足正吏習亦振朝綱官寺煬竈更無所之施矣右昭陵

明帝鮮善政然或一二有茲令論定陵乃無一可取少時擅居正任為弗可否長上部懶見廷臣股肱隅元首以私

弗立儲爭産益可醜 福王常洵鄭貴妃所生當儲位未定時妃恃寵要帝至大高元殿謁神設誓立常洵爲太子帝即緘書玉合賜爲符契後以廷臣爭之强太后堅持立長而妃又失懽乃仍立皇長子爲太子封常洵爲福王福王婚費至三十萬營洛陽邸第費至二十八萬廷臣請上之國者數十百奏皆不報後命給王莊田非四萬頃不可後因葉向高封還手勑不得已聽王之國猶賜莊田二萬頃中州腴土不足取山東湖廣田益之王又奏乞淮鹽數千引開市洛陽邊餉由此大絀本朝則不然凡皇子分府田産皆撥自内務府多不過十萬從不取之戸部此誠良法美隆萬世所應遵守弗失也

賢黨奸黨混致此誰之咎 漢唐末造皆有黨禍至明季而更烈自顧憲成高攀龍倡修東林講學

號名生徒樹標立幟而黨援門戶之禍遂成其時不惟兵小人楊其毒燄而為君子且益熾其類賢士冒戳而國運傾四十八年之間君臣否隔綱紀廢弛邪黨滋蔓不可振救誰執其咎耶論者謂明亡實由於神宗洵不誣也蓋天厭明德縱之歷年久明亡定於斯戒萬世不朽右定陵記稱國將亡則必有妖孽三案萃泰昌運實遭決裂踐阼未及月紀年半載缺史贊潛德彰蓋勉為之說 按梃擊紅丸移宮三案皆由於泰昌其是非本無難論斷而發言盈廷以致釀成疑獄口舌之痾

即為妖孽。信亡徵之先見者也。至其嗣服。當神宗綱紀墮壞之餘。紀年雖及半載。即位未及一月。無政可稱。其於挺擊聚訟。時對廷臣委曲求全。君臣父子間。至以文偽調停。則亦未能潛修默感。信孚中外者。史稱潛德久彰。惜其措施未展。亦止可曲為之說如此。右慶陵。

明之天啟。秦二世。昏闇大都相同。爾所以趙高及忠賢。其用奸亦相比擬。然二世猶稍自肆。天啟諸事不由

已俾之斧鑿恣兒戲乳母竟至戕妻子斯固可
嗤亦可憐明祚安得不亡矣劚斷金陵為厭勝
亦蓋由於奸宦耳睿王報怨以直為闖其明樓
被焚毀即令重修復舊觀以德弗以直尤美
明至神宗末年綱紀廢壞極矣重以天啓昏懦
婦寺竊權濫賞淫刑忠良慘禍不可殫述最可
鄙者當我朝克取遼東彼乃惑於形家之說疑
房山金代諸陵與本朝王氣相關遂行拆毀劚

斷地脉。又建關廟於其地以為厭勝。寔屬乖謬。
然其時天啓童騃。國事久置不問。殆亦魏忠賢
輩猖狂恣肆。任意妄行。轉不必歸咎於天啓也。
迨我師入定燕京。相傳睿親王以尼堪外蘭之
釁。焚毁德陵明樓享殿。夫修怨復仇。臣子之通
義。在睿親王自當以直報怨。非為已甚。但令閱
百數十年。德怨久泯。昨因修復明陵。仍命將天
啓德陵所有明樓殿廡。一律興造。俾還舊觀。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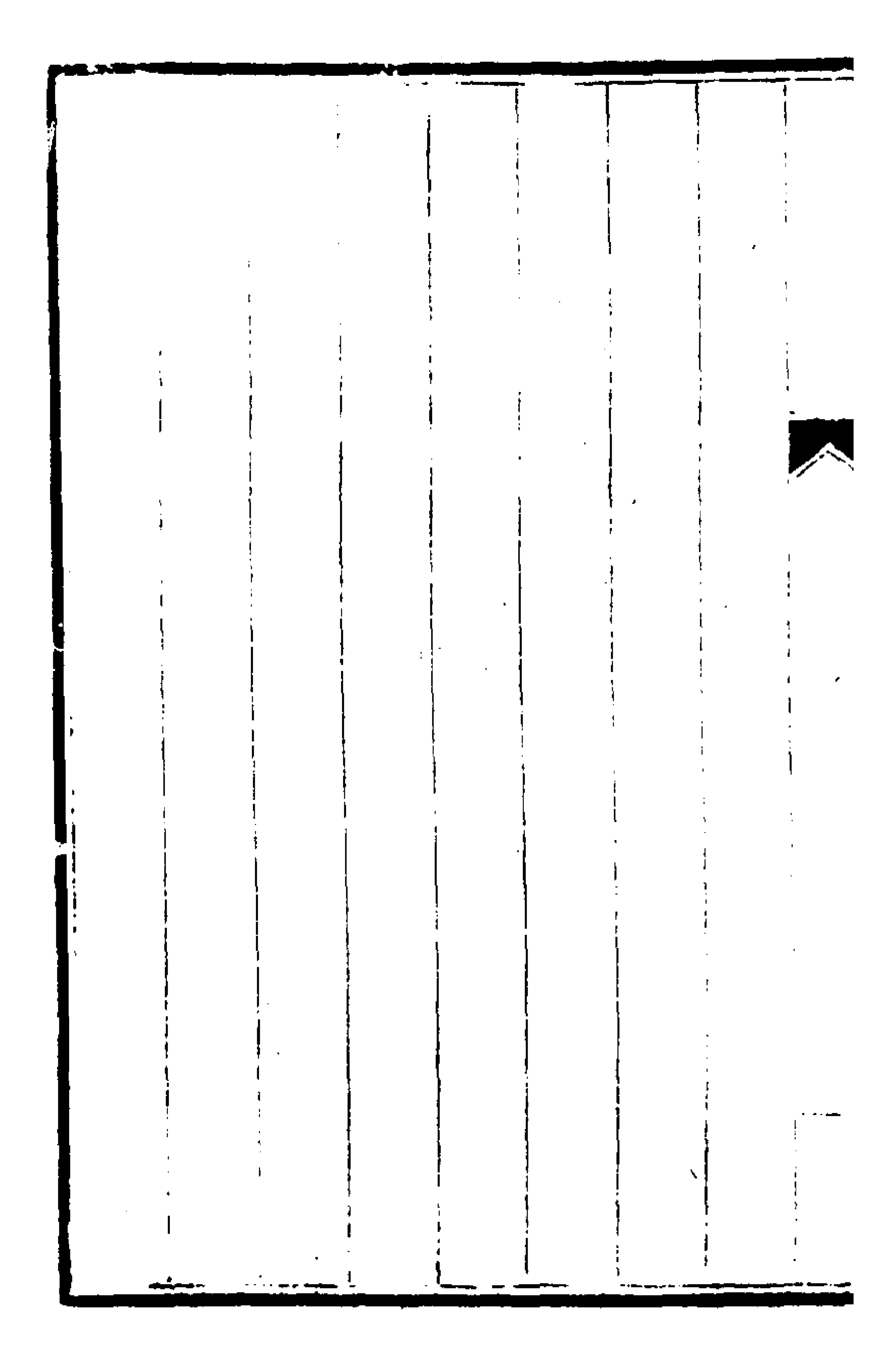
則以德報怨尤為自古所無非以睿親王為為之已甚而反其轍蓋在我寧失之過厚耳古德陵大夏支寧一木材哥為明更濟多猜勤勞甚亦徒虛耳社稷殉之誠壯哉就寢飾終經早備崇禎既殉社稷李自成命以宮扉載出還殯昌平州州之士民開田貴妃墓藁葬其中一切簡率我世祖定鼎後命以禮改葬即田妃園寢建陵並御製祭文賀詣昌平致祭議加諡莊烈愍典禮優厚度越千古起樓設主更重增順治年間改建思陵而一切明樓享殿之制未大備今重為修葺悉如別陵並普立神牌木主供奉以安享祀焉得

非其手報崇厚萬古皇清德量恢 按崇禎承神熹之後大勢已傾淪胥莫挽即位之初尚勵志於明作有為而獨理不明徒事苛察加以多疑偏執往往於瑣屑處推尋小過而巨惡轉任其朦混嘗謂其無恢復之能有猜忌之實非刻論也故在位十有七年憂勤惕厲無裨阽危有足惜者卒之身殉社稷慇烈可稱與自古亡國之君有間本朝得統正大光明取非其手既為

雪耻復仇而飾終典禮疊從優厚復訪其後裔至今世襲侯封春秋命其祀陵皆自古施仁勝國者所未之有也茲因瞻望諸陵各為系什幷尚論當年興廢之由亦以示萬世殷鑒云爾右思陵

乾隆丁未仲夏月御筆鈐寶三古稀天子之寶猶日孜孜深心託毫素下册

鑒藏寶璽信天主人養性殿寶五福五代堂古稀天子寶八徵耄念之寶石渠寶笈所藏



御筆普吉保奏報收復笨港詩以誌慰 一卷

本幅蠟箋本。縱一尺一寸。橫五尺八寸。行書

普吉保奏報收復笨港詩以誌慰 向稱諸羅圍之解。誰知偶海傳信訛。官軍入城雖及半。其餘仍被賊遮羅。更惜捐軀兩勇弁。為之扼腕興咨嗟。柴大紀於春正克復諸羅後。旋復被賊屢次圍攻。常青等初次令魏大斌帶兵一千五百名。前往救援。中途接戰不利。二次令總兵蔡攀龍副將貴林遊擊楊起麟等帶兵一千六百名往援。乃官兵入城。方使及半。而賊衆又復遮截。不得前進。其時李侍堯。按署臺灣府知府

楊廷璋稟報奏稱蔡牽龍等於八月十九日分起前進紫大紀安應入城蔡牽龍復自諸羅折出以通道路等語方為欣慰詎意竟屬訛傳茲據普吉保奏收復笨港並稱副將貴林遊擊楊起麟已於彼時臨陣捐軀二人屢著戰績聞之更為憫惜因降旨貴林即照總兵議䘏楊起麟加一等照副將議䘏以示垂軫加以海上八九月風眠不利無舟過一月有餘望信至旰宵焦急徒延瞻自接常青等奏報後已一月有餘未得續奏日夜為之焦急盼望相傳海上風眠向來八九月不利即商旅船隻亦不能駕駛交十月後小陽春節便可往來迅速矣茲值十月亥當

10小陽春令迴陽和曉來驛章遞佳信普吉保

報殲賊多焚燬賊莊獲賊械。收復笨港安民家。

東諸羅西鹽水港。近五十里非遙遐。聲氣既通。

約期會三路進取賊巢窠。普吉保奏九月初六日帶領官兵由大突溪前往笨港援應諸羅。十三日行抵麥仔寮。有賊數千在彼處許派銀米。百姓正值驚惶無措。適官兵陸至。歡聲動地。賊衆奔逃。普吉保分作三路直前衝殺。連次打死賊匪數百人。生擒三人。奪獲器械米穀無算。並焚燒板頭厝等賊莊七處。收復笨港。安集良民。現在又與恆瑞柴大紀訂期三路分攻。該處東距諸羅僅二十里。西距鹽水港僅三十里。聲息容通。又聞常青派恆瑞在鹽水港被賊攔阻。派總兵梁朝桂副將謝廷選帶兵一千名。前往策應。恆瑞處原有兵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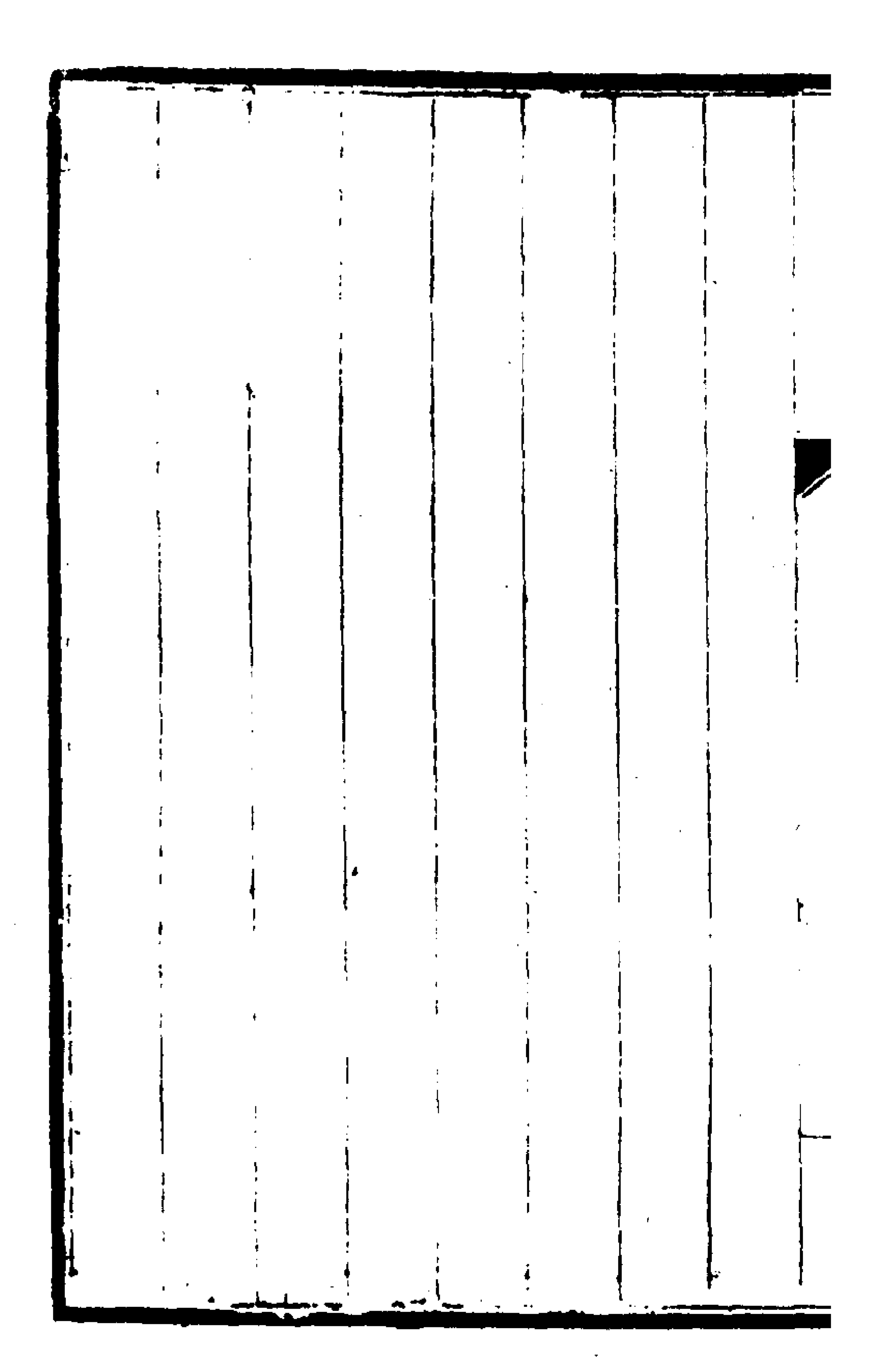
千。并力會剿。自當勢如破竹。茲以重臣率勇將。久經勳績凌烟瘴。侍風縱覺遲數日。新兵齊到。剿為嘉。前令福康安。海蘭察。帶領巴圖魯侍衛章京百餘人前往據李侍堯奏。尚在大擔門候風。渡洋雖覺稍遲數日。而新調之廣西兵三千。已抵廈門。其四川屯練二千。貴州湖南兵四千。亦接踵可到。又鄰閩浙所帶閩兵三千。亦將次配渡。統計生力兵萬人。福康安帶此勁兵。飛渡鹿仔港。相機會剿。直搗賊巢。掃穴擒渠。一舉蕆事。佇待捷音之至。以慰廑念。聲勢既壯。破賊勝。不難靖逆揮天戈。卻以安民為要務。叮嚀訓諭慎莫苛。臺灣民人附賊。本非甘心。多因迫脅所致。隨馳諭福康安到彼。尤應將安分良

民。妥為撫慰安輯。即已經從賊者。亦應設法招徠。齊從罔治。不可因其業已為賊。概予殲除。阻其自新之路。堅其助逆之心也。屈指兵至鹿仔港。重新旗鼓殲么麽者。定武功奠海澨。七閩比戶昇平歌。乾隆丁未孟冬月下澣。御筆。鈐寶二。古稀天子之寶。猶日孜孜。

引首

御筆。機徵綏靖。 鈐寶一。古希天子。

鑒藏寶璽。即事多所欣。筆花春雨。石渠寶笈所藏。



御筆福康安奏諸羅開通進攻斗六門誌慰　一卷

本幅　蠟牋本。縱一尺一寸。橫三尺。行書。

福康安奏大勦諸賊開通諸羅并進攻斗六門。賊勢潰散信至。詩以誌慰。昨改賜諸羅縣名為嘉義。合縣士民守城之忠。寔堪彰善也。笨港雖攻取。諸羅仍艱進。前據李侍堯奏。據臺灣府知府楊廷理稟報蔡攀龍等於八月中旬將諸羅道路打通之信。不意竟屬訛傳。嗣據普吉保奏九月十三日狀復笨港。與恒瑞訂期前進。旋以後路無繼。不敢輕離為難。不知救兵如救火。豈可少緩須臾。乃柴大紀忽飭

待穫而普吉爾等惴怯無能
仍未能直抵諸羅殺賊解圍
幸早續發兵重臣
威名震勇將選以百新兵強風振渡海雖遲
以遲翻成速幸予燭於幾先於八月即命福康
安海蘭察等帶同巴圖魯等百餘
人前往又調四川屯練及貴州廣西湖南等省
精銳之兵趕行前進福康安於十月十一日自
大擔門開船破風打收十四日得風駛行半日
風色又轉復在崇武澳停泊候風似覺稽滯然
當此候風之際四川屯練兵二千及廣西兵三
千先後到彼風色轉順遂於二十八日申刻放
洋至二十九日申刻所有兵船齊抵鹿仔港千
里洋面一帆即達為從來渡洋罕有之事此實
仰賴 上天賜恩 海神靈佑而福康安帶
北新兵來銳長驅即皆存兵丁及義民等亦有

所倚恃踴躍爭先。是渡海雖遲而事機轉為迅速也齊力遂剪瀛一日風資順進由鹿仔港三朝倏臨陳大克崙仔頂一當百以奮蔗田及草寮蹂躪率稱盡時即解諸羅圍資賊糧胥運茲據福康安奏十月初六日與海蘭察等帶兵赴援凡遇賊莊即行剿洗初八日黎明行抵崙仔頂賊匪多人潛伏竹圍施放鎗炮一齊擁出官兵屹立不動衝入賊中所向披靡及崙仔尾等各莊賊匪前來抗拒福康安預令抄其左右要路並焚斫竹圍賊因及各處草寮繼進至斗桐山地方賊匪阻溪自固屯劄山梁待官兵將至四面圍裹不下萬餘海蘭察等直越溪河衝過賊壁剿殺無算官兵無不以一當百於是賊匪紛紛進

竄。福康安等即於酉刻入城。城中義民。爭先出
迎。歡聲動地。福康安入城慰諭。並將城莊所存
糧石。令民人儘數搬運。米
價減數倍。民情無不歡慶。
侍勞軍及義民歡呼
逭饑饉全活數萬命。旌功恩不吝彰善樹風聲。嘉
義名新晉。諸羅被圍日久。飢困情形。深堪憫惻。
福康安海蘭察等。不俟貴州湖廣之
兵到齊。即先鼓勇深入。立解重圍。城中數萬生
靈。藉以全活。因改賜諸羅縣名爲嘉義。以旌士
民。此皆由調度有方。振作士氣。用能克敵致勝。
自應厚加寵錫。福康安海蘭察。俱即晉封公爵。
各賞給寶石帽頂。四團龍補褂。以示優異。其鄂
輝舒亮普爾普等。及巴圖魯侍衛章京。與在事
出力之將弁等。并令查明咨部。從優議敘。至此
次大加痛剿。賊人膽落。已成破竹之勢。福康安

等隨即籌至斗六門一帶擒獲首逆林爽文
囊送來捷書慰予盼望不難指日以俟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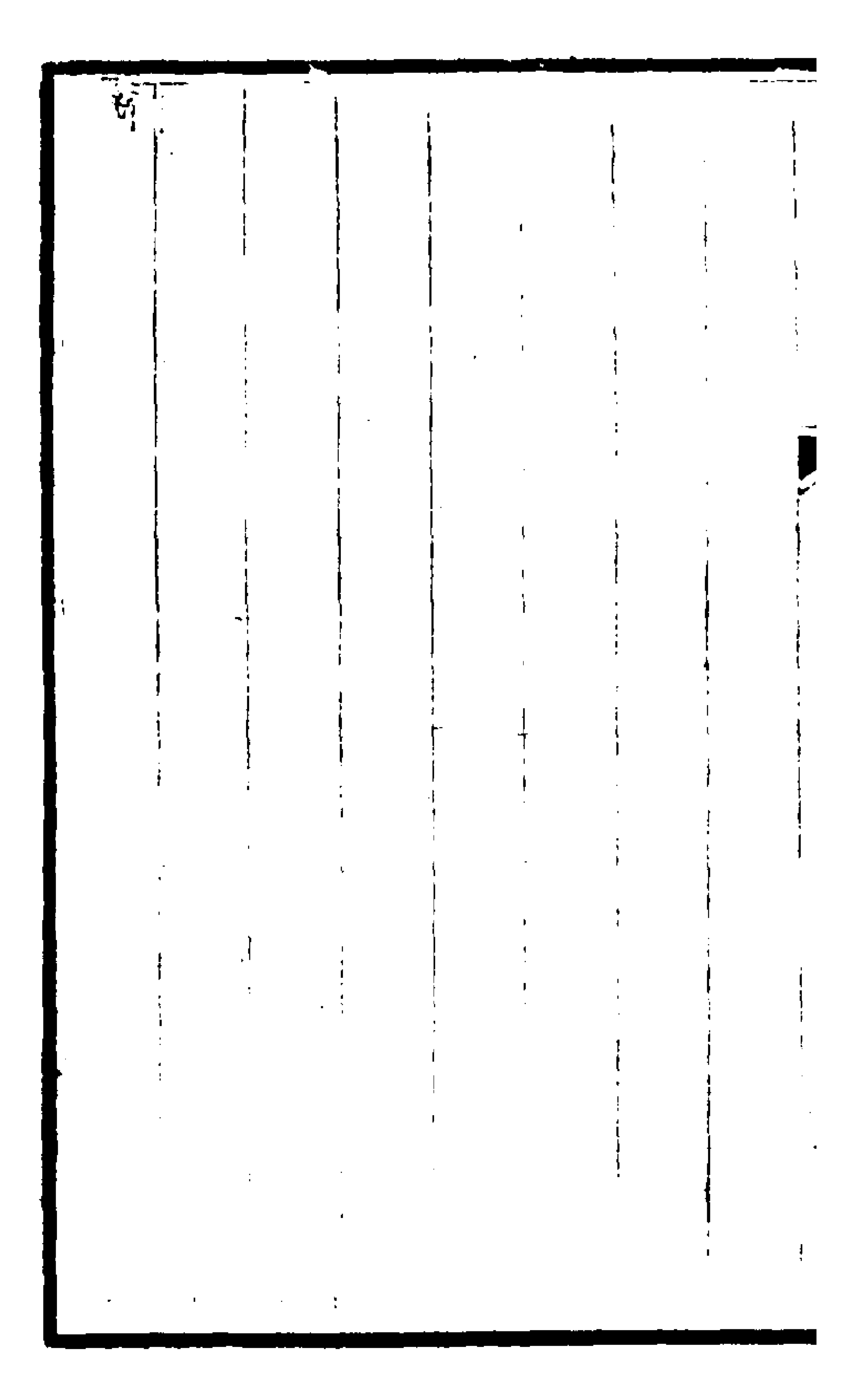
籌攻斗六門破竹應解刃佇勒大理栈賊首生擒訊指日以俟之速遞大捷信 乾隆丁未嘉平

御筆鈐寶二古稀天子之寶猶日孜孜

引首

御筆 兆記銷兵 鈐寶一古希天子

鑒藏寶璽五福五代堂古稀天子寶八徵耄念之寶已有同春筆花春雨石渠寶笈所藏



御筆福康安等奏攻勦小半天山賊匪竝圍截賊首情形詩以誌事 一卷

本幅蠟牋本。縱一尺一寸。橫二尺九寸五分。

行書。

福康安等奏攻勦小半天山賊匪竝圍截賊首情形詩以誌事。

曉接軍營報。攻平小半天。前稱獲眷屬。前據福康安等奏稱林爽文父母家屬。逃匿水裏番社。俱已按名拿獲。今復走先奸。今日奏至攻小半天山得勝。又據生番頭目等僉稱林爽文逃往埔

衆社埔尾一帶現在協力擒捕等語與暇近旬日聚羣至二千層層涉持重屢屢戒遲延將士真宜力領軍可謝愆福康安於十一月廿五日攻克大里杙後即乘官兵銳氣迅即追捕使賊無駐足之暇無難速擒逆首乃遲至旬日使賊匪得於集集埔聚衆固守迨十二月初五日攻克集集埔後又遲至旬餘賊匪復得於小半天山聚集據險固守尚二千餘人何處與賊以暇也

據奏林爽文餘匪在於小半天山頂竪立木柵柵內壘石作墻又將道旁大樹砍倒橫塞道路官兵蹭蹬用命蟻附而上打死賊匪百餘人賊始竄回柵內投石放鎗抵死抗拒普爾普率先領屯練兵丁攀倒木柵賊匪登時潰散各兵盡力追殺鎗斃賊目十餘人生擒賊目五人殺賊二百

餘人。將士官兵。屢次奮勇攻堅。寔屬可嘉。便福康安前次即乘勝迅追餘黨。豈能復聚為抅欄固壘之計。而逆首當早就擒。官兵又何用如此涉險力攻。是貴領兵者自取勞苦。而其咎亦無可辭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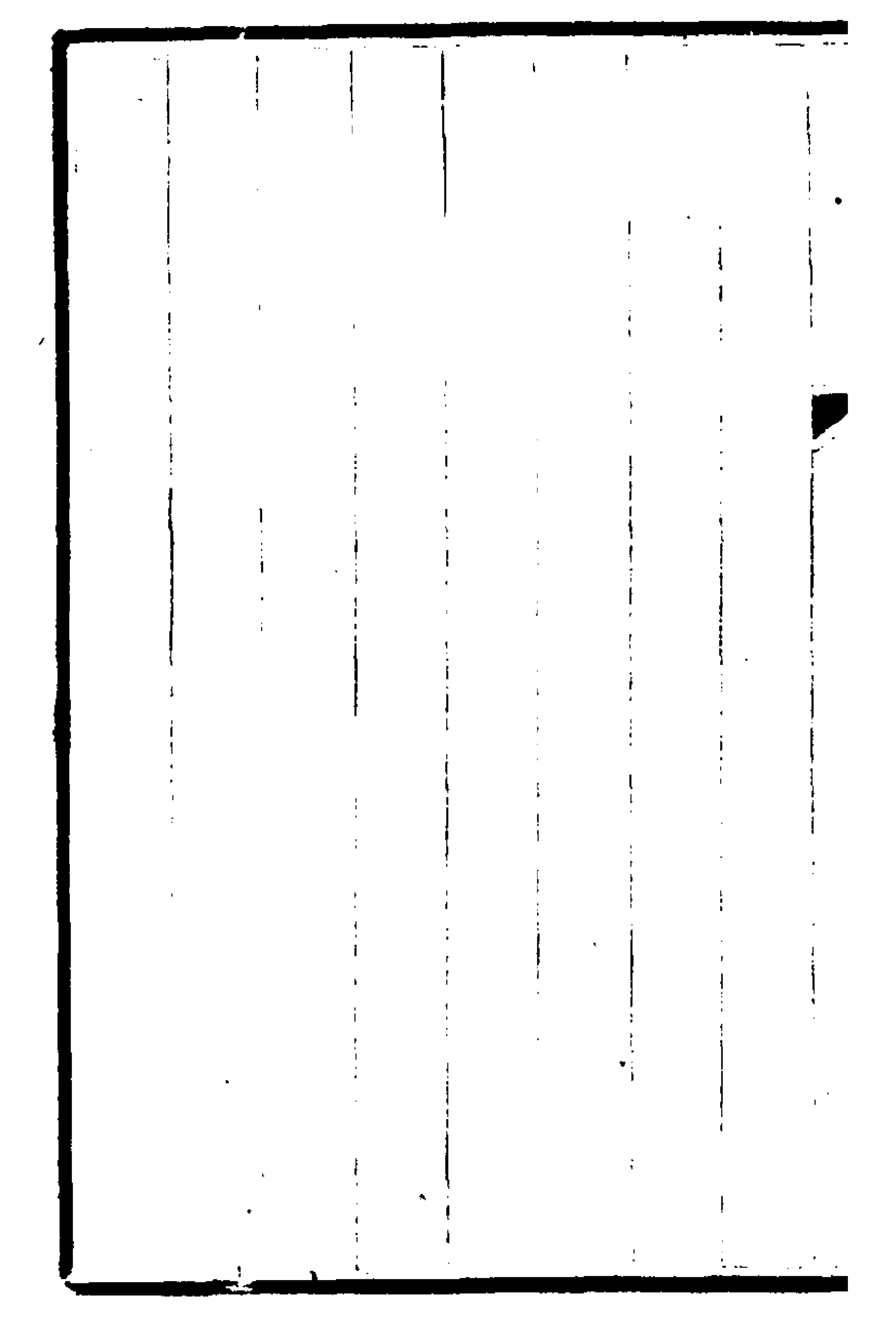
并行賞與飭期速奏功金 戊申新正宁

瀚御筆鈐寶二。古稀天子之寶。猶日孜孜

引首

御筆 榮勤紀績 鈐寶一。古希天子

鑒藏寶璽 石渠寶笈所藏



御筆仲春朔日重華宮茶宴廷臣及內廷翰林等以平定臺灣聯句並成四律 一卷

本幅蠟箋本。縱一尺一寸三分。橫五尺八寸。行書。

仲春朔日。重華宮茶宴廷臣及內廷翰林等。以平定臺灣聯句。並成四律。

將謂東廂聯句拋福康安等。於上年十一月初一日。抵鹿仔港。旬日內收復諸羅。旋即攻破賊巢。林爽文進入內山。意謂不日即可生擒。爰擬於新正九日。重華宮茶宴廷臣。即以平定臺灣聯句。乃進至十六

十九等旦未得擬旨通以　欽察議定諸典選宮今日未刻恰於重華宮得軍營奏捷仍即於東廂命諸臣入宴依例賞賚捷聞獲蕁淨三苞正逢歲以二

月朔符合師之五六爻仍此接崮試請茗無顏

列几置豐肴泰中恒凜不驕意損滿益謙兩語

包。

臺郡彈丸稱要地外通海國內閩疆

康熙始用廟謨定

雍正繼稽吏治詳然以流民多雜處遂教奸匪叛無

常

臺灣流寓本多福建漳泉廣東惠潮無業之民各分黨異械鬬成風以至糾衆不法滋[illegible]

時朱一貴。吳福書及近年黃教林爽楊光勳之徒。不時竊發。然朱一貴而外。未若此者林爽文就擒。直待經年之久也

即予五十年中屢。未若斯番賊猖狂。

天地改云添弟會。外官可恨善為欺。渡洋涉險不知懼。年利忘公總計私。

向例臺灣道府廳縣缺出本應督撫慎揀才守兼優之人調往。然遠涉重洋。人情多憚。近乃康知不肖之員。貪其地土豐饒。不以涉險為虞。轉以得調為幸。而督撫亦不問其品行若何。率多用某私人。比輩蒞任後。利欲熏心。遂置地方公事於不問。更或聽斷徇私。侵婪任意。小民無所告訴每致私相搆怨。聚眾忿爭。地方官又復化大為

小。將就了事。甚至奸民倡立會名。釀成巨案。滋事戕官。實有由來。富勒渾雅德之拙罪以此

及此事張難掩飾徒稱兵少竊嗟咨

地方遇有奸匪嘯聚。文武各員。果能乘其勢燄未張。急為擒拿。不難立時撲滅。乃始則心存諱飾。及事不可掩。又復諉於兵少。不能剿除。以致賊勢蔓延。良民遭其荼毒。斧村之暴。深為可恨。然自古以來。致乘隙易姓者。率出於此。而其君不知。是可畏也。

致茲抑是誰之過吾過吾惟自訟之。

界進生番本異倫窮蹤歷險備嘗辛。

自林爽文竄入生番界內。福康安海蘭察等分路窮追。所向克捷。賊匪所剩黨與漸次殲戮殆盡。及聞林爽文逃竄打鐵寮一帶於山溝樹林內藏匿。福康安令官兵由後抵至中港。又

自竹塹至桃仔園。窮蹤歷險。嚴密堵截。使賊匪等不致漏網。猶藉可謂備嘗辛苦矣埋根

踴躍資羣力。執首綢繆賴一人。此次所派巴圖魯侍衛等又屯練懸楚官兵等。無不踴躍爭先。奮勇出力。實屬可嘉之至。福康安猶慮逆首驚懼自戕。不能生致。因派巴圖魯侍衛二十人。及屯練兵丁數百人。改裝易服。同淡水義民。及社丁通事等。分投搜緝。遂於正月初四日。在老衢崎地方將林爽文並賊目何有志等。先後捕獲。是其預事綢繆辦理更為周至。

淨壯已知無後慮。剿南應易洗前塵。福康安等。奏俟將北路搜查淨盡。即統率大兵。向南路搜拿莊大田。想渠魁既已就擒。餘匪亦當喪膽。肅清南路。更當勢如破竹。統計福康安渡海以後。自鹿仔港發兵。解諸羅圍。打通斗六門道

路。破大里杙賊巢。攻克集集埔。拏獲林爽文父母家屬。又攻克小半天山。並此次生擒林爽文。未及三月。可謂神速矣

七聞鴻捷叨

天佑

自二十二年後。平準夷。定回部。收大小金川。焚王倫。殲蘇四十三。梟田五。並此次俘林爽文。三十二年之中。凡七聞捷報。俱仰荷上蒼眷佑。屢蕆膚功。茲予年近八旬。經事既多。益戒畏惕。思與億兆同享太平。惟冀此後更無用兵之舉。更當感激鴻慈。日深兢惕云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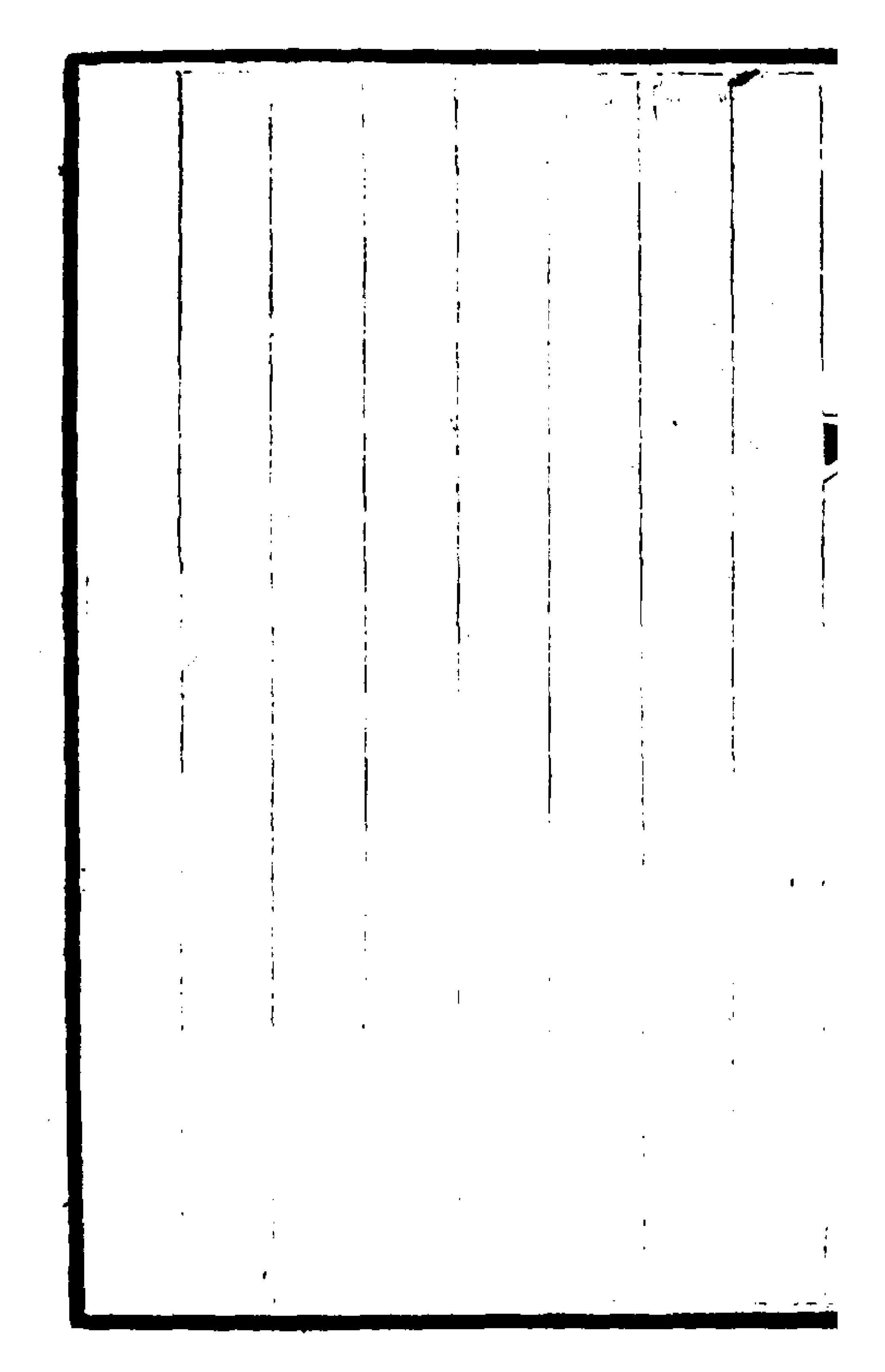
感激惟深勵惕寅。

乾隆戊申仲春月之上澣御筆。鈐寶三。古稀天子之寶。猶日孜孜。

引首

御筆。律諧聞喜。鈴寶一。古希天子。

鑑藏寶璽。五福五代堂古稀天子寶。八徵耄念之寶。研露。寫心。寓意于物。即事多所欣。卍有同春。用筆在心。筆花春雨。信天主人。石渠寶笈所藏



御筆卷故詩一卷

本幅蠟牋本。縱一尺一寸四分。橫二尺八寸五分。行書。

卷故。臺灣逆匪靖。海嶠期永固。因留福康安諸政資展布。臺灣自朱一貴肆逆之後。詞如吳福生。及近年黃教林爽楊光勳輩。不時糾眾滋事。雖即伏法蕩平。而一切善後事宜。未能熟籌妥辦。是以奸民罔知畏懼。猶復乘間竊發。此番既經大加懲創。不可不熟籌良策。永固苞桑。因命福康安，暫留彼處。商辦建城移縣。增設駐防。分募戍兵。及撫緝熟番。經畫疆土諸大政。善後俾久奠。勘前

叢宿誤。茲乃具奏聞。一一悉其故。諸吏懈文治。各弁弛武務。加以事迨箕。胥弗勤民隱。近據福康安奏。臺灣奸民滋事之由。向日文員懈於化導。武職踈於操防。已不能整頓地方。加以利其地土肥饒。肆意侵漁。若知府孫景燧。同知劉亨基。董啟埏。知縣孫邑鑑。程峻。董。居官聲名狼藉。總兵柴大紀。縱兵牟利。於是奸徒得以藉口。益無忌憚矣。即如緝邪教。無備行又遝。善惡未分明。燒屋如刼擄。叶天地飾添弟。化大猶巧詐。前年閩省辦理楊光勳械鬭奪犯一案。該郡文武各員。如果將倡會起釁緣由。徹底究理。並將逆犯嚴緝。則根株自必早能禁絕。且此等邪教匪徒。祗應上緊緝拏。即有

拒捕情形。亦不妨當時格殺。究非若剿捕逆賊所當焚其巢穴者可比。乃將彰化令劉亨基於案犯善惡尚未分明。輒任胥役等。燒其房屋。是地方官緝捕奸民之事。竟至形同劫掠。以致林洋等逼令林爽文謀逆滋事。又於天地會名目改為添弟二字。有意化大為小。巧詞掩飾。及道員永福。臬司李永祺。復存將就之見。率將究辦追林爽文等聚衆抗官。恣為猖獗。該督令亦束手無策。被其戕害。此其違悞釀變之由。歷歷如繪。不可不嚴加懲治。以為貪利殃民激變者戒

以此奸賊煽抗官乃弗懼。遂致恣披猖。賊首久失捕。重臣率精兵。三月成功速。叶 鑒前並飭後官方大籌度。叶 福康安等率巴圖魯等百餘及川粵黔楚勁兵。雖未及三月。而

二兇就擒。餘黨悉皆捕誅。然良民無慮數萬。遭賊荼毒。殊堪憫惻。茲既鑒於釀事之由。不得不為斟變之計。是以令福康安籌度善後事宜。惟冀此後官方整飭。文武官員。皆以綏定地方為念。則奸宄自化。而海疆庶可永靖耳。

庶幾靖瀛壖。萬民安寢寤

乾隆戊申清和御筆。鈐寶三。古稀天子之寶。猶日孜孜游六藝圃。

引首

御筆 觀由飭治。 鈐寶一。古希天子。

鑒藏寶璽。石渠寶笈所藏。

本幅蠟牋本。縱一尺一寸四分。橫二尺九寸六分。行書。

事定

事定問迴事始思。慎哉惟是在行師。要於不爽鑒人品。上年黃仕簡渡臺灣。剿捕逆匪林爽文等。乃以病後昏憒。株守府城。毫無謀畧。若非予於上年正月間。命李侍堯代常青為總督。而以常青代黃仕簡。安知黃仕簡不且為賊裹去。及常青至彼。亦未即能剿剿洗。因於八月間。復命福康安海蘭察等。率領巴圖魯百餘人。及川楚黔粵之兵前往。生擒逆首。迅奏成功。然常青在彼數月。當賊勢猖獗之

時尚能保守府城不至僨事是以此時來京仍令為都統余於諸臣功過緊別悉本至公權衡不肯以私亦弗曾輕受彼欺總兵柴大紀在諸羅數月屢奏被圍忍飢固守情形覽奏深加憐憫恩賜伯爵以示寵眷乃無意之間於德成自浙勘隄回京復命時詢悉柴大紀之聲名狼藉隨令福康安李侍堯等查叅乃得其平日種種貪婪廢弛營伍以致賊匪得以肆逆及在北路閲兵一聞林爽文滋事不即調兵殲賊轉回郡城酬兵既調齊又復怯懦延挨不進情事此亦天理昭彰悉令敗露因命拿解來熱河廷訊後即行正法究亦不致受其欺蔽也此日已經成凱宴昨年猶未啟程時福康安於上年八月初間在山莊始奉命前往茲於七月十六日回山莊凱宴計期尚未及一年海疆

底定誠神速。

天眷躬承勵惕寅。 乾隆戊申孟秋月下澣御筆。鈐寶二。古稀天子之寶。猶日孜孜深心託毫素。

引首

御筆。 理叶奉三。 鈐寶一。古希天子。

鑒藏寶璽 石渠寶笈所藏。